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49

方融璽禪師語錄

清 如璽說　興林等編　附淨土詩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請啟
    - 眾護法宰官請啟
    - 眾護法孝廉文學請啟
    - 諸寺方丈暨眾耆宿請啟
    - 監院請啟
  - 住金陵天界禪寺語錄
  - 住金陵弘濟禪寺語錄
  - 小參
  - 住江西南康雲居山真如禪寺語錄
  - 機緣
  - 室中垂語
  - 小佛事
  - 行腳垂示
  - 像贊
    - 思意佛
    - 水月觀音
    - 處山大士
    - 魚籃觀音
    - 觀音大士
    - 海舟觀音
    - 布袋和尚
    - 達磨大師
    - 十六羅漢渡海
    - 長眉羅漢
    - 雪嶠大師
    - 中興雲居諸緣和尚
    - 傘居和尚
    - 騎牛像
    - 自贊
  - 歌
    - 雲居四季歌

- 四景歌
- 四威儀歌
- 十二時歌
- 插禾示眾
- 入廛四儀

- 偈
  - 贈蒲菴大師事親
  - 送其天大師住壽昌
  - 懷天童密和尚
  - 參無念和尚
  - 參雪嶠大師
  - 付檀園林維那
  - 贈洞山續公遍參
  - 贈惟六座主
  - 送達公禪師出山
  - 付遺聞德監寺
  - 示圓明淨侍者
  - 示一知客
  - 示刻慕老宿
  - 示本悟禪人
  - 示憩巖密維那住山
  - 示明宗禪人
  - 示見初發監收血書法華經
  - 示定之禪人
  - 示不思禪人
  - 留別劉調元居士
  - 示休心靜主遍參
  - 示源侍者
  - 示可靜主
  - 示懶緣靜主
  - 留別馬巷眾居士
  - 示本禪人參父母未生前面目
  - 示雲上禪人
  - 示守真禪士
  - 示無入燈公
  - 示自立行者參學
  - 示葉居士祝髮
  - 示瑞卿葉居士

        - 示澹然饒居士
    - 行實
    - 和中峰禪師懷淨土詩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目錄

一卷
天界上堂
弘濟上堂
小參
二卷
雲居示眾
三卷
機緣
室中垂語
小佛事
行腳垂語
佛祖贊
歌
偈
行實
附淨土詩

方融璽禪師住天界語錄

眾護法宰官請啟

伏以秋月空懸，光捲夜明簾，不借涼飆；桂發香飄，無影樹重榮，況燈王之餘燄交輝，而善世之高門直立，諸山俟響，四眾瞻風。恭惟方公大師，毓秀終南，分竹林之悲花戒月；鍾奇滻水，得天界之妙用神機。把斷要津，潛行密行。昔領雲居十祀，煥然堂構維新；近住匡阜千岩，渺矣煙霞增色。忘機鹿艸，息影雞紋。為杖人後事遠來，值嘯公高蹤繼往。且棲霞及同門各錫飛一地，此席豈應久虛？迺(成)等於斯時，共函啟片詞，大法期將遠振。吉占望日，時屆仲秋。座拂寶華，聽雨花堂中，露滴銀河之古翠；爐燒沉水，看毘盧閣上，雲盤碧漢之新蒼。還先師之公案現成，斬末世之葛藤亂統。朝陽再鳴於鳳嶺，興雲復睹於龍河。臨楮緘三，和香合十，不勝忻躍翹企之至。佛弟子周天成、鄧旭、吳弘安、劉餘謨、黃國琦、陸朗、李皋、方若珽、王言、劉餘瑋、李文芳、劉思敬、危列宿、陳世昌、劉思問、楊昌齡、周土章、孟瑄、王端、朱之鼎、姜鼎、沈豹、陳丹衷，同頓首拜。

眾護法孝廉文學請啟

伏以一燈發燄，燈燈相續無窮；萬法同宗，法法皆歸實際。模範流芳於今日，師資直接於當時。恭惟方翁大師，皎月臨淵，清風拂水，得少室不傳之旨，分曹溪無盡之流。瞬目揚眉，已事全彰世外；拈椎豎拂，大機迴露當陽。丁群情欲撼之秋，藉中流而砥柱；際一線將危之候，挽末法於狂瀾。(潢)等久已心皈，無緜身近。茲以天界因緣之合，彌切人寰扳仰之忱。松竹青蒼，曲逕逶迤，拄杖橫拈霄漢上；雨煙朝暮，半峰縹緲，門庭直設畫圖間。吟詠不減年潭泐翁，拈提豈讓雪軒成老？子承父業，頭正尾端。使末後光明，炤天炤地；施斬新條令，打雨打風。隨高步以周旋，幾多龍象；結勝因而廣遠，如許香花。鉼錫儼臨，人天交悅。法弟王潢、汪觀、白夢鼐、吳儀濤、陸本、胡禹冀、王作礪、陳宿、姚世昌、胡長庚、王箴、顧夢游、錢匯、楊國士、應駟、白夢鼎、盧贊、紀映鍾、余懷、黃棠芳、張總、楊泰、詹淇、陶敬、宋嵋、歐陽坤、歐陽墝、歐陽峻、陳廷彝、黃嘉善、倪震、倪霽、凌翰、凌文、俞鑮年、張雲蓀、張雲蕗、張雲蔚、阮檡、成必達、黃維嵩、韓豫、卞期發、董純翼，同頓首拜。

諸寺方丈暨眾耆宿請啟

伏以祖印全提，塗毒聲傳[田*分]外；法幢高豎，栴檀香遍寰中。向上機本，無言而無示；眾生願滿，若見而若聞。遐邇風趨，人天景仰。恭惟方翁大師，挺生關內，傑出涇陽。標格外之玄機，金針密度；拔群迷之顛倒，玉鎖重開。獅子嚬呻，眾獸自當息喙；象王蹴踏，野狐莫不潛蹤。面命耳提，佇巾瓶之飛詣；風行草偃，望法席之生輝。今此名山，夙稱禪窟，盡是吾家種艸，未嘗別立門庭。拾博山爐內之鉗鎚，入室頻來雲水；飽杖者缽中之餘粒，送供況有龍天。顧以後生久坐其荒蕪，時當末法，茲焉宗旨再從昭揭，運值重興。琢煉松頭，祈指雲巖之路；拈提月下，可參寶鏡之光。協兼帶於正偏，君臣位合；該全攝於玄要，賓主權分。勿拘謙讓之懷，得遂鄙私之請。惠然至止，曷勝欣忭。臨楮無任顒仰之至。教下弟覺燦、普行、明達、宗教、妙光、通旨、性廣、慧廣、淨弘、道合、弘清、大廣、慶習、宗鏡、照識、成彬、普悅、本[土*太]、寂恬、常進、大振，同頓首拜。

監院請啟

伏以靈孕太華，具一隻之正眼；別傳大好，昭百代之真宗。敬迓威儀，渴思建立。恭惟方翁和尚，雲居發軔，天吩傳衣。法雨霏霏，自爾遍滋宇宙；慈雲靄靄，從來普被山林。緣熟三吳，遊經幾度。十載與君把臂，敢謂同參；今朝為眾安心，請居師位。顛倒風旛拈舊句，融通水乳引新機。(輪)乃庸流，實如敝帚。輔先人一十八稔，慚無寸尺之功；監破院今已九年，愧乏振興之力。懼漆桶之底難脫，不肯承當；學願王之行方深，秖知精進。因集法護，更申誓言。敗壁頹垣，必望鼎新異日；攢花簇錦，自當媲美先朝。齒德俱尊，宜鑪錘於此地；壎篪迭奏，開聾瞽於四方。所冀裕後光前，乃慰深情遠慮。赴眾籲，如士赴海潮之音；援群頑，如世尊援最小之弟。立見截狐種族，恒觀踏佛頂[寧*頁]。俯竭葵忱，仰千蓮座。謹啟。監院大輪頓首和南。

方融璽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興林等編

住金陵天界禪寺語錄

順治庚子八月十九日，師於紫竹林，受闔郡縉紳孝廉文學居士，同諸山方丈、耆宿、監院等請，住天界寺，於九月十五日入院。

山門。「盡大地是箇善世法門，都盧向甚麼處入？」驀卓拄杖，云：「看腳下。」

觀音殿。「慈悲為人有理，圓通自在無礙。三十二應現身，隨類改頭換面。且道即今在甚麼處？咄！」

彌勒殿。「拄杖煞活古今，布袋收放天地。是法本來平等，一任逢場作戲。」

大佛殿。「巍巍堂堂，諸法中王。明明歷歷，出現於世。十字街頭吼鐵牛，孤峰頂上轟霹靂。」便禮拜。

祖師殿。「祖師眼睛，衲僧巴鼻。廝抑廝揚，拋來擲去。有甚麼了日？」震聲一喝。

據室。「據此室，行此令，肘後懸神符，人來乞性命。更有一則公案，甚是淆訛。」驀豎拂子，云：「噩。」

上堂。維那宣疏竟，師指法座，云：「這座虛架高臺，亦是瓊樓寶閣、亦是劍樹刀山，若非罪福兩忘底，誰敢挨著？挨著則利害隨身。山僧今日要登便登、要坐便坐，因甚得恁麼百無禁忌？」喝一喝，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乾坤正氣、日月真光，熱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播堯風於大地、布舜澤於蒼生。此一瓣香，為國為家者，未嘗不本此，盡忠盡孝者，全承這恩

力，熱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郡宰官、孝廉、文學、居士等，人人廣作佛事、箇箇普利群生。此一瓣香，踏遍諸方玄路，參詢直究根源，博山會裏從空透露，天界室中徹底掀翻，藏身歐峰雲居，遯跡匡廬巖壑，自謂於世絕聞，豈料年深月久，卻被人知，勉強出山，事不獲已。今日恭對人天眾前，熱向爐中，端為供養天界堂上，傳曹洞正宗三十三世本師覺浪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斂衣就座。松影和尚白椎竟，師豎拂子云：「會麼？道人家風隱顯叵測，有時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任他春夏秋冬自繇自在；有時向十字街頭撒開布袋，隨我東西南北獨行獨步，高下皆得其宜。今日卻在天界寺裏受眾人請，繼先師席，掀翻洞水逆流，唱出好山別調，普利人天，不拘軌則，法堂前，千眾圍繞也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也如是。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更有何事？雖然，秖如法幢初豎，條令重新，當陽一句作麼生道？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舉古德「為人即不出，出即不為人」話，師云：「大似一條拄杖二人扶。雖然，互相建立，未免各見一邊。秖如天界今日上堂說法，還是出耶？不出耶？為人耶？不為人耶？具眼底試道看。」眾無語，師擊拂子便下座。

禮東苑祖像。「東苑師翁面目奇，如何想像畫成伊。人皆瞻仰撩天鼻，獨自稱尊挂劍眉。雖然，莫道鬍鬚赤，更有赤鬍鬚。」

禮天界先老人像。「水出石泉徹骨冷，風過林花噴鼻香，一度經懷一度噎，半是賞心半斷腸。向為孤峰絕侶，寒煖自知；雲漢獨尊，恩冤莫報。今既風生平地，水到通渠，龍象蹴踏而來，車馬奔忙而至，奈何一身入鬧市，相逢八面盡鋒鋩。逼拶得拄杖子覿體生光，總只為你四十餘年賣不了底鹽醬。」

禮傘居和尚像。「窮盡生平冷熱腸，殷勤一戒未能忘。知恩莫大應難報，振起圓通古佛光。所謂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借渠鼻孔，與渠出氣。聞思悟入三摩地，戒定薰成五分香。」

當晚，小參。「璽長老一向高高山頂著腳，深深海底垂手，逢龍折角，遇虎捋鬚，猶未是拄杖子遊戲長處，不意到來鬧市街頭，平穩地上，卻被人左逼右拶，驅入善世法門，又作麼生激揚？重重波浪重重月，疊疊峰巒疊疊雲。」

落堂。「今日落堂，無法可說。拈則公案，一齊勘過。喚作祖師意，無繩自縛。不喚祖師意，當面錯過。總不與麼，則終日河頭擔水賣，歸家猶叫口乾渴。」

臘月八日，上堂。僧問：「世尊今日成道，拄杖今日化龍，且道是同？是別？」師云：「惟此一事實。」進云：「未睹明星時如何？」師云：「左眼半觔。」進云：「已睹明星時如何？」師云：「右眼八兩。」進云：「初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後道一切眾生俱

有如來智慧德相，還是自語相違？理合如是？」師云：「總與一頓棒。」乃云：「釋迦佛成道，拄杖子化龍，惟此一事實，好日多犯重。秖今諸上善人聚會天界，炊鐵釘飯、烹木札羹，是為釋迦佛成道耶？拄杖子化龍耶？現前諸人試出道看，道得著也與三十棒，道不著也與三十棒。何為如此？不見世尊一睹明星，極口歎曰：『奇哉！奇哉！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得證。』拄杖子既與佛同時成化，當與佛共鼻出氣。大眾會麼？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結制。侍御陳旻昭居士、給諫劉良弼居士，同熊春臺眾居士設供，請上堂。僧問：「花笑鳥啼，風和日暖春將半；鳴鐘擊鼓，結制陞堂午正中。十五前後即不問，正當今日事如何？」師云：「花朝且喜值天晴。」進云：「秖如九旬禁足又作麼生相為？」師云：「若干鼻孔一杖穿。」僧左右顧，云：「大眾！好看婆心徹困處，試聽風前鐵笛吹。」師云：「誰是知音？」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乃云：「天界今春結制，龍象如雲普聚，若要大家明心，須當各自努力。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似猿捕影。』天界長老特為今世門頭人舉揚威音那畔事，若干鼻孔一杖穿，腳下痛與棒三十，總要皮裏有血底，透玄機於劫外、絕意路於今時，獨露本具風光，各得真實受用，不更持金作丐、把火覓燈，窮露他方賃屋住，不知誰是主人公？」

薦亡，上堂。僧問：「萬戶春風信手拈，和盤托獻法王前，杖頭活句機先眼，點出龍睛耀碧天。龍睛即不問，如何是機先眼？」師云：「一雨普潤。」進云：「恁麼則均霑法利去也。」師云：「你本分事如何？」進云：「學人禮拜和尚。」師云：「也須照顧鼻孔。」僧問：「無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云：「頭角參天。」進云：「有佛處急走過時如何？」師云：「腳跟點地。」進云：「今日居士設供，請和尚說法薦亡，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云：「天上天下。」進云：「憑師一滴曹溪水，散作皇都遍地香。」師云：「閒言語。」乃卓杖，云：「大好消息。今日是岐瑞居士設供，為薦亡叔明暘朱公，請山僧舉揚般若，普利存亡。存亡且置，般若作麼生舉？昔僧問古宿：『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且道那箇有分？那箇無分？』宿云：『有功者賞。』古人恁麼答話，只知杖頭點額，不解拂尾垂鉤。如今有人問山僧：『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那箇有分？那箇無分？』劈脊便打。且道意在甚麼處？」復卓拄杖，下座。

為眾職事，上堂。僧問：「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萬仞峰頭底人，卻在千尋海底相遇？千尋海底底人，卻向萬仞峰

頭相逢？」師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進云：「恁麼則處處逢場作戲，人人拄杖撩天。」師云：「你將甚麼作拄杖？」僧一喝，師云：「喝與拄杖有甚交涉？」僧擬議，師便打。進云：「今日和尚為眾說法，未審兩序有分別也無？」師云：「棒棒打著。」進云：「是賞？是罰？」師云：「分明記取。」進云：「恁麼則依教奉行去也。」師云：「汝作麼生行？」進云：「但有利益，無不興崇。」師豎拂子，云：「你興崇得這箇麼？」僧便拜，師云：「之乎者也。」乃云：「浩浩乾坤，煌煌日月，恢恢世界，堂堂丈夫，豈肯向虛空裏打觔斗？縱能打出虛空之外，更有虛空可打，終不免落地一著。且如何是落地一著？」卓杖，云：「看腳下。」
舉：「僧問睦州和尚：『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尚饗。』徑山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秖得八成。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便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且莫作屎窖沸。」』」師云：「徑山老漢答話雖俏，其奈賣弄特過。或有人問天界：『如何是展演之言？』便道：『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如何是不展演之言？』便道：『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大眾！且如睦州道底被徑山撿點，徑山道底被天界撿點，天界道底莫有人撿點得麼？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居士祝髮請上堂。僧問：「古人剗草為剃髮，目今盡大地都是草，先從那裏剗起？」師云：「從頭剗起。」進云：「頭在何處？」師豎起拂子。進云：「尾在何處？」師擲下拂子。進云：「恁麼則頭尾一如處，乞師親剃落。」師將拂子一拂，僧禮拜。師云：「正直捨方便。」乃云：「帶髮呼為俗，披緇喚作僧，穿衣戴帽雖有異，箇中無二主人公。既知這些消息，須當善自護持，若要發揚此事，不出尋常日用，行住坐臥、南北東西，糞草堆頭教化、泥水地上接引，放開憨布袋，笑殺傍觀，逢人乞箇錢，拈弄當面。雖然，佛事多端，要先從頭做起，唵悉殿都漫多羅。因緣成就，真實不虛，入此法門，安肯空過？昔牛頭未見四祖時，感百鳥啣花、諸天送供，及見四祖後，肩挑一石、背負八斗，運米供眾，日無虛度。若不秉持僧行苦，將何報答佛深恩？」
久雨乍晴，上堂。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箇箇拖泥帶水。」進云：「今日忽晴時如何？」師云：「人人去傘脫屐。」進云：「將晴未晴時如何？」師云：「轉見自倒自起。」進云：「為甚如此？」師云：「石頭路滑。」乃云：「天上興雲，地下落雨，紙傘木屐，拖泥帶水，誌公杖頭挂剪尺，趙老青州做布衫。若作世諦理論，太俗生；若作佛法商量，太僧生；若只儱侗打之遶，

爭知二老之裁置？已往事且放過，只如今朝長空無點雲，孤輪絕對待，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盤錯？光影門頭著語易，晴明日下隱身難。」

上堂。僧問：「撾鼓陞堂即不問，和尚未出方丈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大納乾坤闊。」進云：「恁麼則當陽一句絕中邊。」師云：「你向甚麼處見老僧？」進云：「兩眼對兩眼。」師云：「卻被老僧看破。」進云：「不辜親見和尚。」師云：「孟浪禪和。」僧問：「賓主五位即不問，三玄三要意如何？」師云：「向源頭上薦取。」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露柱笑咍咍。」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階下石生臺。」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齋堂佛殿前。」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古路無人到。」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拶開沒孔竅。」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拄杖分明道。」進云：「玄要蒙師親指示，向上一路復如何？」師云：「赤腳踏青天。」乃驀豎拂子云：「機緣問答且置，會得這箇麼？如未，為諸人下箇註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無性亦無相，周遍於法界。雖然，過去諸佛末乎迦葉善逝，未來諸佛先乎彌勒導師，現在諸佛當乎釋迦世尊，且喜今日普集天界平等光中，各出廣長舌相，遍覆大千世界，異口同聲道：『汝等諸人行住坐臥莫離這箇。若離這箇，當面錯過。』錯過不錯過且置，喚甚麼是這箇？」擲下拂子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道婆請上堂。僧問：「高懸八卦圖，坐斷諸方路，請師直指箇中意。」師云：「嶺南消息若何？」僧一喝，師云：「莫亂弄。」僧無語，師便打，僧轉身出，師云：「野狐禪逞甚伎倆？」僧問：「杲日當空，無處不照，為甚這邊有？那邊無？」師云：「循業發現。」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云：「磕破骷髏當得麼？」乃云：「是覺、非覺，即念、離念，有心、無心，若惡、若善，一串穿來，諸人算看。算時若不識數，盡是儱侗真如漢。祖師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遍。』萬億遍且放下，喚甚麼作如是經？昔有婆子請趙州和尚轉藏經，州遶禪床一匝，云：『轉藏竟。』婆云：『請和尚轉全藏，為甚秖轉半藏？』全藏、半藏且勿論，未審轉底甚麼經？秖如今日道婆請山僧舉揚般若，且道山僧舉底與古人轉底還有分別也無？」良久，云：「擇法要先具正眼，弄潮須是入洪波。」

上堂。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云：「真對頭。」進云：「當面錯過時如何？」師云：「不相識。」進云：「驀直撞著布袋時如何？」師云：「與我一文錢。」進云：「這一文錢有何用

處？」師云：「換人眼睛。」進云：「還換得虛空麼？」師云：「得。」進云：「虛空作麼生換？」師云：「北斗面南看。」進云：「果然於法自在。」師云：「降者放過。」乃云：「貌古形疏氣宇豪，閒來鬧市弄金毛，一聲震吼人皆畏，走獸飛禽望影逃。莫有向箭鋒下出頭底麼？」良久，云：「雨打泥塗壁。」

上堂。僧問：「公案千差則且置，如何是五家宗旨？」師將拄杖一卓，進云：「莫儱侗。」師云：「逞你伎倆來。」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豎起拄杖。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橫拈拄杖。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將拄杖左邊一劃。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將拄杖右邊一劃。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將拄杖向空一劃。進云：「恁麼則歸源無二路，方便有多門。」師云：「你離卻拄杖，喚甚麼是歸源路？」僧豎一拳，師云：「亦是方便門。」僧擬議，師便打，進云：「這等機用，須是天界始得。」師又打，云：「一任舉似諸方。」乃云：「這條拄杖，盡大地誰不有一根？只是他不解用，遂成死水裏龍，與蝦蟆魚鱉互相鈍置；他若解用，陸地生波，沒殺天下頭角去在。雖然，也要拿捉得穩；若拿捉未穩，終不免被人奪卻。大眾！莫有奪得老僧拄杖底麼？」良久，遂下座，拈棒打散。

青原嘯峰和尚初忌，上堂。僧問：「五蘊性空涅槃路，如何是涅槃路？」師云：「坦。」進云：「恁麼則生滅既滅，寂滅為樂。」師云：「黯。」進云：「且道我青原和尚只今在甚麼處？」師云：「險。」進云：「還是現宰官身？現菩薩身？」師云：「普。」進云：「蒙師指出金剛眼，一道神光徹太虛。」師云：「點。」乃豎拂子一喝，云：「喝散陰雲旋佛日，拂開泥水轉機輪，大家都在聲光裏，何處區分疏與親？所以道：『法不孤起，偶事方興。』茲值我嘯峰法兄初忌，嗣子暨諸同門對龕設供，壓上座承現攀例舉揚個事，以見法兄生平履歷。諸人要見我嘯峰和尚面目麼？」驀豎拂子，云：「向這裏著眼。」

解制，司理三開楊居士設供，請上堂。僧問：「祖印高提，宗風永振，向上機即不問，末後一句請師舉示。」師云：「薦取目前底。」進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是結？是解？」師云：「一併拈卻。」進云：「正當今日解制時如何？」師云：「腳下草漫漫。」進云：「若有箇銅頭鐵額漢來，和尚與他作麼生相見？」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翠竹黃花新氣象，蒼松古柏舊風光。」師云：「不易念得好。」僧問：「古人道：『主隨客便，客聽主裁。』請問和尚：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當堂不正坐。」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側立位無偏。」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此間無諸人。」進云：「如何是賓中賓？」

師云：「彼間無老僧。」進云：「賓主未分時如何相見？」師云：「眼中童子面前人。」進云：「賓主五位蒙師指，九年面壁意如何？」師云：「毒風從此起，禍事至今生。」進云：「盡大地有不遭此害底麼？」師云：「且喜閻黎無分。」乃云：「撞鐘擂鼓，普請老僧上法堂；接踵摩肩，汝等諸人為何事？雖然，張口道不出，是法平等；舉手搆不著，無有高下。為甚古人道：『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知與不知，利害同源，天界這裏，二俱不取。作麼生是有底事？莫是春日結、夏日解，拈拄杖、豎拂子麼？莫是飢時食、渴時飲，早念咒、晚誦經麼？莫是天上晴、地下乾，迎賓來、送客去麼？如或不然，說到理窮言盡處，不如藏舌與安心。」

誕日，道映禪人同甘湛之、錢仁甫眾居士設供，請上堂。維那白椎竟，師云：「即此一義，籠陷古今，若是其人，自有出身活路。大眾！莫有向未舉前相見底麼？」僧問：「時當盛暑，杲日光騰，和尚陞座，大眾瞻仰，全付金襴即不問，慶賀一句願親聞。」師云：「重逢雙巧雨花朝。」進云：「寶掌和尚壽千歲，無位真人年多少？」師云：「今朝七月七。」進云：「如何是無量壽？」師云：「始末不墮。」進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你將甚麼見老僧？」進云：「一毫瞞不得。」師云：「秖如瞞不得底是甚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云：「大凡舉揚此事，須俟時節因緣，時節一至，此事自彰。不然，但見雲從這裏起，不知雨向那方來。今日是眾居士設供慶賀山僧滿旬時節，請陞此座，舉揚箇事。」驀豎拂子，云：「會麼？巍巍堂堂，明明歷歷，無倚無依，赤孤露地，六十年來一念過，返觀久遠如今日。」

上堂。僧問：「世尊陞座，良久默然，意旨如何？」師云：「放汝一頓棒。」進云：「文殊白椎，世尊下座，意復如何？」師云：「放汝一頓棒。」進云：「恁麼則世法平等，無有高下。」師云：「放汝一頓棒。」良久，云：「還有喫棒底麼？」僧纔出，師云：「放汝一頓棒。」僧禮拜，云：「莫勞和尚尊力。」師云：「放汝一頓棒。」乃云：「山僧不解說道理，臨眾惟憑拄杖打，是法平等無下高，那分佛牛與祖馬？」龍濟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聖凡知會，且拈放一邊，喚甚麼是具足法？放汝一頓棒。」

上堂。良久，云：「到此地位，一場好笑。老僧未陞此座時，記得許多佛法與諸人說；既陞此座，總忘卻了。若道記得底是，忘卻底則非；若道忘卻底是，記得底則非。」驀豎拂子，云：「看取拂子，一肩擔荷。何為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擲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好箇第一義，被學人一椎，秖得七花八裂，未審現前緇素，向甚麼處觀？」師云：「緇素且置，你向何處著眼？」進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再看後語。」僧拂坐具歸位，師云：「熟套子。」僧問：「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教演三乘，和尚今在天界堂中說甚法要？」師云：「一字也無。」進云：「秖此集眾陞堂又作甚麼？」師云：「龜毛索子縛虛空。」進云：「恁麼則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師云：「莫錯認。」僧問：「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因甚要三月安居、九旬禁足？」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或有箇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底，又作麼生？」師云：「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進云：「畢竟如何辨的？」師云：「點。」僧拂袖歸位，師云：「令。」僧問：「法王陞座，選佛場開，賓主相逢，如何話會？」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禮拜，師云：「相見事如何？」僧擬議，師云：「空點下場頭。」僧問：「真即是幻，幻即是真，真幻既除，道歸何處？」師云：「虛空翻觔斗。」進云：「師意如何？」師云：「知汝腳跟沒落處。」乃云：「天界開爐時節至，舊規整頓從新立，現成法則好安排，料想工夫不費力。若據古人結冬，三千世界作爐，百億須彌為炭，生鐵鑄就禪和，炙得通身紅爛。雖然，大人做事不小，未免過費工力。天界今日結冬，不執古人定軌，量堂安眾，隨意開爐，撥動一星火種，總要九旬同居，擬心覷向金剛燄，灼破當人鐵面皮。昔僧問洞山和尚：『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煞闍黎，熱時熱煞闍黎。』一賓一主，一問一答，且道在寒暑裏垂手耶？在寒暑外著腳耶？撿點得出，許你親見洞山；不然，寒煞熱煞，莫怪老僧不相為好。」

上堂。「今日上堂，半陰半晴。依稀雲黑，彷彿日紅。行底擬住，住底擬行。不行不住，擬在途中。泥牛入海無消息，木馬追風不見蹤。」

冬至，上堂。僧問：「昨夜堂中，古佛惡發，便道：『今日與和尚法戰一場。』未審將何抵敵？」師云：「霜劍挂寒空。」進云：「祇如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師云：「一默語如雷。」進云：「恁麼則掩耳有分。」師云：「惹禍自殃身。」僧拂袖歸位，師云：「轉見郎當。」僧問：「今日施主請師陞座，未審將何法酬答？」師云：「總教喫茶去。」進云：「或有箇非凡非聖底，又如何接待？」師云：「拄杖子飽與一頓。」僧問：「如何是諸佛世界？」師云：「清淨本然。」進云：「如何是眾生世界？」師云：「山河大地。」進云：「恁麼則一念有差，聖凡懸隔。」師云：「秖汝一念無差，未是了事。」乃云：「佛界眾生界，菩提及煩

惱，法非聖與凡，事在了不了。佛是眾生界中了事漢，眾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了事底如月，不了事底似星。群星萬點，不若孤月一輪。眾生無數，惟佛獨尊。在天而有天尊，佛乃天尊之尊；在人而有人尊，佛乃人尊之尊；在聖而有聖尊，佛乃聖尊之尊。若在山僧，無有高下。何為如此？這裏本無凡聖見，有何道理落商量？」

上堂。「今日上堂，傾盆雨雪。冷落門庭，無法可說。縮項長噓憶古人，滿床盡灑梅花屑。」

解制，上堂。「一事圓成百日期，放開布袋任東西。果然得箇出身路，不負從前挂劍眉。所以道：『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秖如行住分明，合作麼生安置？孟春猶寒，恭惟諸人珍重。」

上堂。「脫去住山破衲襖，卻來應世著金襴。添新換舊意非別，盡是當年業使然。目今拄杖拂子，搖頭擺尾，似鳳如龍，獰俊海天，縱橫無礙，復是何感報？普請諸人看看。」

住金陵弘濟禪寺語錄

康熙壬寅九月十八日，師於天界，受紳衿文學居士、諸山耆宿等請，住弘濟寺，於十月初三日入院。

佛殿。「一尊古佛殿三間，半在江邊半在山，今被老僧齊坐卻，弘揚自有眾多般。雖然如是，也須大展三拜。」據室。「衲僧家風無定，行事一任牛欄馬廄、虎穴龍宮，拄杖到處自我作主，況集眾叢林、選佛場地。諸人還會麼？若未，禮拜了退。」

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天界曾燒，弘濟復熱，總為先師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良久，顧左右云：「會麼？昨出善世法門，今入弘濟禪寺，一條拄杖隨身，兩處逢場作戲。不見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處處示時人，時人皆不識。』即今釋迦過去、彌勒未來，正令全提，當軒者誰？」驀拈拄杖云：「莫是這箇麼？雖然，法不孤起，緣會方興。茲承闔郡檀越、諸山耆宿恭請，山僧隱靜，於是禪道佛法一事不為，但飢來喫飯、倦到打眠，諸人於此作麼生會？昔趙州住院，凡見僧來便教喫茶去，當年此老雖然意出常情、言無揀擇，未免將這些子向飲食裏輕舉賤用。山僧則不然，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結椎下座。

當晚示眾。「大抵此事說到莫若行到，行到底人自然會說。古謂：『但知心是佛，何愁佛不解語？』又云：『行解相應，方堪出世為人。』若只徒說而不行，但能利人不能利己；若只默行而不說，但

能利己不能利人。直饒說得行得，來弘濟門下正好喫棒。且道山僧與諸人恁麼道，還是行耶？是說耶？具眼底試道看。」
結制，上堂。舉：「長沙上堂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如今諸方禪和子大都愛熱鬧、嫌冷淡，忍耐不住，混入野狐精隊，莫能返省，猶謂理之應為，闡揚大法，殊不知屈辱從上宗風也。所以古尊宿教人意在真參實悟，不在知解言論。實悟底人得意忘言，於逆順境上作得主宰，生死關頭得其自由。不見裴相國問黃檗：『山中四五百人，幾箇得和尚底法？』檗云：『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秖是化童蒙耳。』道畢竟作麼生悟？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冬至，上堂。「冬至短，夏至長，春分暖，秋分涼，四時運物如轉輪，八節催人似箭忙。秖有山僧拄杖子，不屬造化與陰陽，飢餐渴飲，傲雪凌霜，一段真風空劫外，不離日用與尋常。」
七月十五日，上堂。「今朝是中元嘉會，自恣良辰，諸佛歡喜，眾聖雲集，隨所住處，隨機羯磨。有過底悔過，過悔而功著；無過底加功，功加而果證。當知是日十方世界、一切人天，有作空花佛事、水月道場底，能除一切苦、能獲一切福，真實不虛。弘濟家風則又不然，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不見龐公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雖然如是，口說無憑。」驀豎拂子，云：「看！看！喚作拂子即是過，不喚作拂子亦非功，畢竟作麼生得二俱不墮去？速道！速道！」眾皆默然，師云：「果然沒孔錘錐箚不入。」擲拂子，下座。
上堂。「鼓白浪於萬仞峰頭，揚紅塵於千尋井底。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盡皆建立；八萬四千毛孔，孔孔廣為流通。耳聰底聞，眼明底見，聲色歷然，無剎不現。鐵[口@昆]圇地解脫門，八字打開成一片。」
上堂。「江上潮聲澎湃，窗前樹影婆娑，文殊吟風嘯月，普賢逐浪隨波，善才童子善知眾藝，圓通大士自在圓通。較量四聖所作，未免各具一能。且道山僧境界當復如何？」驀拈拂子，云：「隨流識得性，無喜亦無憂。」
毘盧佛裝金，上堂。師云：「毘盧遮那佛，法界主中主，隨類現全身，自我而作祖。今朝弘濟拂子，向無見頂上坐斷三身，於有情腳下廣行萬行，雖然是法平等，未免猶有高低。秖如盤旋珠走，意轉機隨，物我交參，事理互顯，出真入俗，帶水拖泥，不避譏嫌，何妨混跡花街柳巷、酒店屠房、虎穴龍宮、神壇鬼廟，東扯西拽，上舉下提，折攝雙行，慈威並用，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且道拂子具甚麼眼？」

受陜西寧夏鎮眾護法請，上堂。「離鄉四十五經秋，返目流光一日完，蹋遍諸方今世界，還歸大國古長安。雖然如是，不因罷戰馬，難到太平鄉。茲承眾護法各發誠心，共辦信具，和盤托出，恭請山僧。且道：『受即是？不受即是？』弘濟堂前親切意，長安路上廣流傳。」

小參

小參。師豎拂子，僧問：「和尚陞座，大眾瞻依，拂子未舉時如何？」師云：「寰中天子敕。」進云：「已舉時如何？」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已舉未舉時如何？」師云：「疑煞天下人。」僧禮拜，師云：「險。」乃云：「古人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向這裏會得，則知未有三才二儀，先有本命元辰，主持造化，產育蒼生，凡處同分世界底，莫不均稟這段虛玄靈妙之真光，經寒暑而不變，歷今古而常存，智者知是佛性，迷者喚作精魂。試看日用分明是佛性、是精魂，還辨得也未？昔瑞巖喚主人公惺惺著，今後莫被人瞞，良有以焉。諸方盡道瑞巖喚主人，山僧卻道主人喚瑞巖，出乎爾、返乎爾，用常妙、體常虛。體虛則非凡非聖、非悟非迷、非生非滅，寂寂焉呼之而內則不能無其聲；用妙則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昭昭焉視之而外則不能有其形。到這裏無你推托處、無你承當處。」良久，召眾云：「主人公惺惺著，今後莫被人瞞好。」

解夏，小參。「夏末秋初解制期，崢嶸頭角遶丹墀，盈腔意氣沖牛斗，無敢當機捋虎鬚。莫是知法者可懼麼？莫是自得者不輕洩麼？莫是默契者便休去麼？如不然，便是背寫千張易，對人一字難。」復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惟迦葉破顏微笑，遂將金襴伽黎正法眼藏付囑流布，毋令斷絕。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別傳甚麼？』迦葉喚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乃紹二祖位。自此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至如今，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立秋，小參。「一花發，大地春；一葉落，天下秋。得少以為足，見角類金牛。且如花未發、葉未落，知是甚麼時節？直饒擬向大熱大寒處去，猶被寒熱時所使，未必能使寒熱時。不見昔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州云：『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這箇道理甚是分明，秖今會得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非但不被此箇時辰使，亦復使得此箇時；非但使得此箇時，亦復同上古人使得十二時；非但使得十二時，亦復使得三十日；非但使得三十日，亦復使得十二月；非但使得十二月，亦復使得百千年；非但

使得百千年，亦復使得無數劫；非但使得無數劫，亦復能轉無數劫乃至歸於此箇時；非但能轉無數劫乃至歸於此箇時，亦復能轉此箇時歸於這一念；非但能轉此箇時歸於這一念，亦復能將這一念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若只使得、轉不得，爭見吾心能為萬法主、不逐三世遷，自在受用之妙邪？雖然，若論衲僧巴鼻，又不在此列。」

僧供法衣，請小參。僧問：「昔日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朝在這裏？」師云：「是誰恁麼道？」進云：「承古有言。」師云：「接響之流。」乃云：「須彌不挂寸絲，虛空能容萬象，有時喚作福田、有時呼為心田，施者、受者且如何得相應去？」展衣，云：「三世諸佛出世，咸披此衣說法度生；歷代祖師開堂，亦披此衣說法利人。天界今日既辦這棚傀儡，不免著此花彩與諸人看，莫道古人用底今人不取好。」

中秋，晚參。「普賢大士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供養且置，喚甚麼是法？」拈起月餅，云：「莫是這箇麼？是則盃盤狼籍；脫或未然，且看天上月、水中月，波蕩樣、雲皎潔，形影雖懸殊，光明相交涉，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要入此境界，須必到此時節，非意解而可擬議，豈思惟之所分別？昔僧問投子青和尚：『月未圓時如何？』投云：『吞卻三箇、四箇。』僧云：『圓後如何？』投云：『吐卻七箇、八箇。』三箇與四箇、七箇與八箇，吞吐甚分明，曾未咬得著。然既吞吐分明，為甚道咬不著？」僧問：「如何是月？」師云：「麻餅。」進云：「如何是指？」師云：「菱角。」進云：「月指兩忘時如何？」師云：「笑破石榴口。」進云：「恁麼則翫月已竟。」師云：「拄杖子且待別時喫。」

小參。「道不遠人，何者即是？真不異俗，就裏難明。三十年行腳，諸方壁立萬仞，覓箇蹤跡不得。阿呵呵！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沒奈何。」

壽昌雙峰和尚訃至，小參。「訃音一聽便心驚，設供拈香雨淚傾，悲痛老成相繼往，法門寥落倩誰撐？雖然，既入虎穴，豈無虎子？這便是我祖翁堂上第三十四世雙峰存法兄紹先啟後底面孔，今向天界香煙堆裏相見罷，獨唱還鄉別調詞。」

小參。豎拂子，云：「文殊、普賢、觀音、地藏來也。諸人見麼？見則事同一體；如未，不妨註破。一則善說法要、一則能行妙行、一則慈悲廣大、一則願力弘深，直下檢點得出，驅使自繇。應以善說法要而得度者，即遣善說法要而度脫之；應以能行妙行而得度者，即遣能行妙行而度脫之；應以慈悲廣大而得度者，即遣慈悲廣大而度脫之；應以願力弘深而得度者，即遣願力弘深而度脫之。若撿點不出，卻是諸人辜老僧，即非老僧瞞諸人。」

元宵，小參。「燈月交輝，灼破虛空面孔；鑼鼓喧天，穿徹大地耳門。人人盡道鬧元宵，還知觀世音菩薩只今在甚麼處？」呵呵大笑，云：「眼見耳聞，正好疑著。」

小參。舉：「道吾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徑山道：『我則不然，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天界又不然，絕頂高、福嚴富、天堂樂、地獄苦，處處本現成，頭頭沒張主。若張主，葉落花開春復秋，日往月來今猶古。且道：三人一鼻，是同？是別？」

臘月八日，小參。「今朝是釋迦老子雪山六載一睹明星，換卻從前眼目、打失向上鼻孔底時節。天下主其法席底，勿論處之廣狹、人之寡眾，都要借此為題，以便開口吐氣、舉古拈今，大家鬧鬨鬨底搬弄一場，謂之上堂慶賀世尊成道。山僧雖住名剎，意在隱靜，不攀這些條例，秖有一則現成公案，不妨與諸人落草盤桓，庶幾時無虛度也。此老初曰天下獨尊，後道一切俱有，還是同？是別？向這裏見得透徹、分析清楚，不愧為他嫡骨兒孫；如或未然，且向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處大死一番過來始得。」

小參。師豎拂子云：「會麼？這件事教不得、學不得、傳不得。若教得，依他作解；若學得，非己智分；若傳得，勿勞自參。必須向當人腳跟下爆地一聲，斷了命根，死盡偷心，無師自智，覿體現前，始知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我出，我亦本空，不住空相，騰騰任運，蕩蕩無為，隨處稱尊，遇緣利物。設若盡大地三草二木各出問端，不消拂子一揮，一時酬畢。諸人還會麼？」乃擲拂子云：「百千妙義皆他玩，一段風光自出奇。」

小參。「盤根錯節，簇錦攢花，利口辯詞，尖新巧妙，直饒道理上說得十分相應，不若腳跟下蹋著實處一步，始不虛費草鞋錢。不然，整頓算零帳，喫虧在後頭。」

立夏，小參。「一陽發，百草增輝；一霜降，千峰失色。寒時處處寒，熱時人人熱，流光風捲雲奔，此事銀墻鐵壁，欲出無路，欲入無門。汝既切切參學，我亦的的指示，轉法輪於烈火焰中，翻全身於電光影裏，脫或遲疑，自成鈍滯。爭怪得弘濟昔歸宗門下有箇僧半夜經行，忽然大叫曰：『我悟也！我悟也！』傍僧把住曰：『你悟箇甚麼？』其僧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大抵古人說夢，真實不虛，撿點將來，疑煞天下。弘濟門下如有恁般底，脫下汗衫痛與一頓，使他腳跟下有箇落處去。」

四月八日，修藏社主佛上座，小參。師揮拂子，云：「今朝是大吉良辰，摩耶夫人別通一竅，老婆心盡情剖露，悉達太子突出全身，小廝兒徹底風流，直教九龍水洗不淨、雲門棒打不開。從昔至今，

年年此月此日，勿論西乾東震、繪像鏤形底，承此時節都要向高處稱尊，令人徹見本來面目。豈知法身無為，不墮諸數？諸數既不墮，喚甚麼作法身？大眾會麼？如未，且於藏社殿裏瞻仰全軀，思惟取足。」擲拂子，下座。

中秋，小參。「江上清風拂拂，山中明月團團，聞見本同一體，聲光各自流傳。弘濟今宵借此佳境，與諸人舉揚箇事。」乃豎一指，云：「看！看！還會麼？認著老僧指頭，失卻諸人眼目。」

觀音庵主佛上座，劉調元居士請小參。師至佛前卓杖一下，云：「觀音庵裏佛三尊，鬧市場中僧一箇，混跡和光指示人，當機覿面休空過。所以道：有時將瓊樓寶閣作鐵壁銀山，有時將虎穴龍宮作天堂佛國，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身，有時將盡大地作一微塵。且道得甚麼消息便恁麼作用？」復卓拄杖，云：「若人識得這東西，信手拈來總不疑，是法本無有上下，更從何處覓高低？」

小參。「坐斷千峰，辜負先聖垂慈；橫行鬧市，屈辱從上宗風。只饒隨緣而住，未免混跡常情；縱能擇處而居，卻又自生分別。且道：畢竟如何始得？入火無燒痕，入水無濕跡。」豎起拂子，云：「盡大地是箇鐵[口@昆]圇，你作麼生穿鑿？」

小參。「乾坤顛倒顛，日月錯就錯。何似山僧拄杖子，峭巍巍兮活鱍鱍。千眼大悲看不見，八臂那吒摩不著。雖然如是，要用便用，又曾瞞得那箇來。」

小參。卓拄杖一下，復揮拂子云：「拄杖梗直，拂子委宛，應折伏者而折伏之，應攝授者而攝授之。或有孟八郎漢出來道：『彼既丈夫我亦爾。』拄杖拂子呵呵大笑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小參。「打三打七，惟此一事；了得一事，萬事俱畢。不見古德道：『二因一有，一亦莫守。』必須向百尺竿頭進步、萬仞崖前撒手，始知高不在天、厚不在地，只要拄杖子直下承當。」

佛成道日，小參。「年年臘月初七八，一切妄想都凍煞，自古從今悉達多，天上人間稱釋迦。所以道：實須自立，名要人傳。雖然如是，弘濟拄杖子未肯點頭在。有名無實底，從空挂起；無名有實底，就地放下；名實兩全底，二俱拈開；名實并無底，一齊擲卻。且道拄杖子向甚麼處相見？」乃卓一卓，云：「劍去久矣。」

劉調元居士造西方三聖，請小參。「彌陀、觀音、勢至，三身一合理相，大雄、大願、大悲，無上、無等、無量，堂堂乎容顏圓妙，巍巍乎形體殊好，湛湛乎光明廣大。雖然如法稱讚，未免猶有分別，須從威音那畔坐斷三身，向今世門頭廣行萬行，到這裏生佛齊平，昔今無異。三世不隔毫端，十方只在當念。若千燈一室焰焰交輝，一月千江光光互涉，非先非後，無間無礙，靈靈不昧於尋常，

了了恒明於日用，正所謂即心是佛，非成不成，無出不出，興慈運悲，非生示生，無相現相。茲調元劉居士乘夙願力示現受生，從平等自性造殊勝妙相，工完擇吉，上座開光，設供恭請山僧舉揚佛事，普令他方此界瞻仰合掌、禮拜低頭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共證本來智慧、德相與佛不二。大眾還知麼？還會麼？識得本來真面目，何妨萬別與千差？一毛頭上十方界，諸佛眾生共一家。」

小參。「破有法王出現於世，隨眾生心而為開示。破有且置，還知開示箇甚麼？莫是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麼？莫是業障本來無，心差轉見殊，若悟三空理，何處不如如麼？莫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麼？若只恁麼，則當今多口阿師亦應詐此名頭；其或別有長處，且待木上座勘過始得。」

一卷終

方融璽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興林等編

住江西南康雲居山真如禪寺語錄

順治丙戌十月十二日，受給諫熊青嶼、給諫熊約生，及諸山耆舊請，住雲居真如寺，至十五日入院。

結制，示眾。「拄杖子一向不說話，今日事不獲已，卻說話去也。你道他說箇甚麼？得人不在眾，當機不讓師。謂是佛法，謗他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謂非佛法，謗他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總不與麼，亦謗他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參！」

示眾。僧問：「師唱誰家曲？」師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進云：「宗風嗣阿誰？」師云：「雨過夜塘秋水深。」進云：「如何是一門超出？」師云：「七通八達底不去，偏向一門超出。」僧拜退，師云：「祖師不會西來意，夫子忘懷上大人，說與時人不肯信，盲龜跛鱉最相親。」驀卓拄杖，云：「珍重！」

掃膺祖塔，拈拄杖遶塔三匝，卓一卓，云：「這座窣堵波，自唐、宋、元、明，今近千載，聲跡尚存。喚作古塔，辜負今人；不喚作古塔，欺罔先聖。畢竟作麼生兩得相應去？看取璽上座。」撒開坐具大展三拜。

示眾。僧問：「如何是趙州關？」師云：「大遠在。」乃云：「盡大地是個趙州關。有一等人未入謂入，欲出沒個出處；有一等人未出謂出，欲入沒個入處；有一等人未得出入自由，謂得出入自由，欲出入自由時又沒個出入自由處。此三等人費盡伎倆，還有透脫分也無？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示眾。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步步踏著。」進云：「如何到家？」師云：「虛費草鞋錢。」乃云：「拄杖子今日出來，七縱八橫去也，諸人還見麼？」隨卓一下，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因齋，示眾。「菜盈盆桶飯盈鍋，雲板相邀海眾多，托出滿盤無剩物，大家同喫不同痾。既是同喫，因甚卻不同痾？參！」

示眾。僧問：「如何是第一峰？」師便打。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別處相見。」乃云：「拄杖今朝自走輥，伸手打著虛空腿，一時痛徹山河骨，萬象森羅齊咄嘴。諸禪德！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不犯損傷，切忌走水。」

歲旦，示眾。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燈燭交輝。」進云：「如何是佛？」師云：「百草頭上露堂堂。」乃云：「昨朝臘

月三十日，拄杖子一人與多人神通法戰，撿得一條性命，猶自不知利害。到今朝正月一日，更在這裏橫行豎走、闊步大方，道有也三十棒、道無也三十棒，會得也三十棒、會不得也三十棒，但凡撞著，都不空過。何為如此？於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

示眾。舉：「誌公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個道場。』」師云：「古人與麼道，大似將古道場作香火院。山僧則不然，道場香火且拈放一邊，只如無孔鉄鎚作麼生解？」僧問：「如何是個中消息？」師云：「一個葫蘆兩把瓢。」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東邊賣賤，西邊賣貴。」

示眾。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云：「二老與麼道，大似看光境說話。雲居則不作恁麼見解，光境物象且置，九霄雲外即今喚甚麼作月？」乃豎指云：「喚作吾指，瞎卻汝眼。」

二月十五日，示眾。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多虛不若少實。」進云：「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雲從龍，風從虎。」進云：「如何保任？」師云：「自棄漢。」乃云：「二月半，花朝節，雷震長空大地裂，交參龍蛇出頭來，跛鱉何能離本穴？」卓拄杖云：「這裏有凡有聖、有死有活，撿點不出，瞠卻眼兮剔起眉，再待明年春二月。」

二月十九日，示眾。僧問：「觀音大士即今在甚麼處？」師云：「擂從耳裏發，聞向鼓邊生。」乃云：「文殊生不生？普賢滅不滅？初下犢牛插角，陳年碓嘴生塵。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原來只是個饅頭。』然雖如是，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哩哩邏，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因齋，示眾。「欲見本來面目，切須仔細精研，百拶碎透過新羅，團圞頭旋蒸熱賣。」僧問：「如何是三寶？」師云：「兩餐硬飯一食粑。」進云：「如何滋味？」師云：「不是飽餐人不知。」

因事，示眾。「一向散誕過了，今朝從新緊起，莫使主風神、主水神向溪頭樹尾揚聲大叫：『水牯牛水足草足，明月湖一片閑田荒卻了也。』」

示眾。僧問：「如何是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師云：「老年花似霧中看。」乃云：「本色鉗鎚，有得有失、有利有害，枚舉不得、浪抑不得，猶如度無頭線、穿沒孔針，具眼衲僧頓識根源，流輩阿師當面錯過。兄弟家有問則問，無問則止，也不得妄生枝節，也不得無風起浪，平常之外更平常，法界人天合仰望。且如仰望個甚麼？眼似銅鈴，口如木鐸。」

示眾。舉：「古人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雲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盡是土，無寸土，紅棗甜，黃檗苦。馬師還鄉道不香，達磨西來稱鼻祖。此疑決向杖頭邊，信為道源功德母。」僧問：「悟心底人同一理性，因甚麼所見不同？」師云：「待汝悟心了來向汝道。」

出山，示眾。「古人行腳，竿木隨身；雲居出山，一物不帶。赤條條，任意縱橫；脫灑灑，逢場作戲。藏身之處沒蹤跡，佛魔牛馬任人呼。」僧問：「船到江心時如何？」師云：「看風使帆。」進云：「風恬浪靜時如何？」師云：「隨流得妙。」進云：「水柵橫排時如何？」師云：「一點便過。」

迎傘居和尚龕歸雲居，因請示眾。「大凡善知識出世，接物利生，無逾遊化。依止二種，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惟我傘居和尚，緣生順天，祝髮圓照。初參空印大師，知侍三載，獲根本智。一日辭去，印授藤杖樺笠，遂來南方，參蓮池、達觀、憨山諸尊宿輩，水乳相契。而憨師識師非凡，謂師五十後名振海內，多方淘汰。緣熟楚邵，首建精舍，額曰五臺，為初出世。法幢二十餘年，每以一乘法分別演說，七眾歸依。甲戌秋，禮德山，揖南嶽，過西江。越二載，凡所至處，歸者如市。丙子夏，應五雲、蘇溪請，復往匡山五乳掃塔。丁丑冬，駐錫雲居，相繼七載。獨立峰頭，大開鑪鞴，煆煉聖凡。四方學者，雲湧波從。有怯高畏險者，望崖而退。癸未秋，復邵陽舊址。溯流而上，舟抵螺川，江咽梗塞，掉轉篷檣。泊淮浙，下金陵，建紫竹禪林。於丙戌夏日，忽厭世緣，示微疾而逝。不肖弟子璽等，恭就雲居峰頭卜得一穴最吉祥地，特請歸山，重為安厝。諸仁者！且道傘居面目畢竟作麼生見？酬恩不在爐香上，別有清風灌石樓。」僧問：「和尚靈龕今請歸山，未審和尚歸也未？」師云：「快哉此問！」進云：「畢竟如何？」師云：「惱亂春風。」進云：「和尚涅槃向甚麼處？」師云：「兩腳梢空。」結制，示眾。將拄杖子劃一劃，云：「拄杖一劃，大地成牢，截斷封疆，囚龍困象。只教一個個皮毛盡脫，頭角重生，拽轉鼻孔，更與三十棒。因甚如斯？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示眾。「無事不落堂，落堂必有事。告報學道人，識取祖師意。你道祖師有甚麼意？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示眾。「清風兩澗竹，耐暑矜寒；明月一庭松，凌霜傲雪。榮枯不逐，四時一道齊平；虛實融歸，當念諸緣頓息。稟此剛骨，乃可居山；據是體裁，方堪住世。遊滔滔之眾海，竿木隨身；登峩峩之群山，斧鑿在手。有過底須重賞，無過底莫輕罰。放去靈狐養拙魚，是中取捨元來別。」僧問：「如何是金剛心？」師云：「棒打石人頭。」

示眾。「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恁麼則白牯[牛*里]奴與上佛祖同一肚腸，喫茶喫飯；共一鼻孔，出息入息。諸佛無生可度，眾生無佛可成。因甚分凡分聖？曰悟曰迷？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僧問：「如何是無為法？」師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解制，示眾。僧問：「六門豁達時如何？」師云：「一任七縱八橫。」進云：「恁麼則俊俏去也。」師云：「走殺閻黎。」乃云：「打破大唐國，擊碎蠻夷邦，草馬吼清風，藤蛇穿明月。是其處，莫住著；非其處，急走過。超玄越玅則不無，知恩報恩誰是其人？」

示眾。舉：「古人道：『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著一縷絲。』」師云：「與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雲居今日和盤托出，要你諸人著眼。」

四月八日，示眾。僧問：「指天指地時如何？」師云：「換卻汝眼睛。」乃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拄杖子揚名挂榜，從四大部洲行腳一回，未曾撥著一個。阿呵呵！莫道不相逢，相逢不相識。」

結夏，示眾。「今朝四月十五日，打掃禪堂好結制，非是圖名弄套頭，要人腳跟齊點地。苕帚撮箕且拈放一邊，喚什麼作地？莫是佛殿裏光淨淨底麼？莫是法堂前草漫漫底麼？莫是高處高、低處低麼？莫是寬處寬、狹處狹麼？其如不然，終日經行未曾踏著。」

示眾。「種田博飯，直接上上之機；閉戶安禪，屈為初心後學。更若棄本逐末、賣假懸真，徒增舌口風流，炊砂豈能成飯？昔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來。』藏云：『南方佛法近日如何？』修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修云：『爭奈三界何？』藏云：『汝喚甚麼作三界？』修休去。山僧今日為你諸人頌出：『浩浩商量十二時，誰知話餅不充饑？何如種田博飯喫？一飽高眠佛不為。』」

示眾。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古人與麼道，大似情與無情等是自身骨肉。為甚牛喫關內禾，卻道犯他人苗稼？參！」

示眾。僧問：「如何是天子不臣、諸侯不友底人？」師云：「納衣荷葉常年種，蓋頂茆庵屢歲苫。」進云：「還紹隆祖位也無？」師云：「目下聲名由我斷，寰中道德任人尊。」乃云：「休去，歇去，濯足溪邊明月皎；一念萬年，枕流石上白雲深。樂道兮，田歌牛笛；忘情兮，水綠山青。一張鉏柄生涯盡，笑殺拈花未歇心。」

示眾。「山僧久無說，諸人久無聞，諸天散花有分，魔外進步無門，有智主人二俱不取。」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啣

花獻？」師云：「乞兒見小利。」進云：「見後為甚百鳥不啣花獻？」師云：「君子防不然。」
示眾。舉：「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卓拄杖，云：「這是般若鋒，喚甚麼作金剛燄？」震威一喝，下座。
示眾。「水流千轉終歸海，鳥飛萬里必投林。人生百歲，死向何處？」卓拄杖，云：「要知山上路，須問去來人。」
中秋，示眾。「圓湛虛明，孤光寂照。盡大地山河國土，頭頭體露真常；滿世間草木叢林，物物顯發圓妙。諸人現前，各各眼同見、耳同聞、身同住、意同知，為甚雲生一點，對面千里？」僧問：「如何是月？」師云：「仰之彌高。」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徒勞摸索。」
解制，示眾。僧問：「木馬嘶風時如何？」師云：「逢人切忌道向這裏去。」進云：「師意如何？」師云：「一人傳虛，多人傳實。」乃云：「百日頭，百日尾，百日中腰一樣緊，時時刻刻痛加尖，密密綿綿不洩水，銕[口@昆]圇地一家風，萬別千差俱全美，即今放活一絲頭，跛鱉盲龜伸出腿。」舉拂子，云：「這裏有成龍化鳳底麼？」喝一喝，云：「散。」
施主送法衣至，示眾。「寸絲不挂，猶帶沾黏；百寶莊嚴，是名解脫。且道得失在甚麼處？」拈起伽黎角，云：「將謂天青，更有月白。」僧問：「千佛授受，惟此一衣。衣在這裏，佛在何處？」師展衣，召眾，云：「看取山僧著衣去。」眾回顧，師云：「汝等當著此衣。」
示眾。拈拄杖云：「拄杖子今日出來[跳-兆+孛]跳，分明賞罰，有過無過都與三十棒。因甚如此？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示眾。舉：「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那個是不睡底眼？那個是不異底心？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如有人理此心眼問山僧，便向他道：『有智無智，但看剔燈掃地。』」
示眾。僧問：「久嚮山中有雪獅子，及至親到，為何不見？」師云：「非汝境界。」乃云：「數載雲居，乏鹽沒醬，清苦家風，黃虀淡飯。不見雲去雲來，一任松杉翠落。單提拄杖子，傲雪凌霜，寒則同寒，熱則同熱。」卓一卓，云：「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結制，示眾。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拄杖子落堂，七縱八橫，擺個無門陣子，把斷千聖路頭，直得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銕囫圇，絕消息，畢竟貴圖何事？千兵易得，一將難

求。」僧問：「如何是兵？」師云：「來千去萬。」進云：「如何是將？」師云：「草賊大敗。」

示眾。舉：「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大似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山僧則不然，有無與奪且拈放一邊，喚甚麼作拄杖子？」良久，卓一卓，云：「事因叮囑起。」

示眾。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花開留宿鳥。」進云：「見後如何？」師云：「葉落不關風。」乃云：「一言不發，萬事皆如，如之一字，眾玅之門。為甚參學上人多向這裏走輥？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禁火爐，示眾。「雲居山高柴近屋，經冬不許人搬入，非是惜薪斷火爐，欲使諸人寒徹骨。」

示眾。「見聞不到處，切忌自生分別，分別則是非生。」以拂子擊禪床，云：「是非生也，是聲是色，還辨得麼？咄！夢話難禁醒人聞。」

示眾。舉拂子云：「大眾看看，莫道無來處，從閩入浙，從浙發杭，蘇州也有，常州也有，高賣虛價，只道別有長處，在山僧手裏不值半文錢。何故？貨到地頭死。」僧問：「古今付法意旨何如？」師云：「祖禰不了。」

除夕，示眾。僧問：「如何得前後際斷？」師云：「你即今有甚麼勾搭？」乃云：「燈花朵朵，柴火堆堆，豐儉隨時，盃盤狼藉。三世諸佛在諸人盞子裏放光動地，歷代祖師向諸人箸頭上轉大法輪，報道明日是正月初一。大眾！只如臘月三十日一關，且作麼生過得去？若也過得，即此瓦解冰消；其如未能，明早抖擻精神，同詣大佛殿啟建天壽聖節。」

歲旦，示眾。僧問：「承師有言：『此事分明，不在玄機玅辯。』玄機玅辯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分明？」師云：「香爐是香爐，花瓶是花瓶。」又僧問：「學人初入山，望師指示。」師云：「聽板喫飯。」進云：「道路生澀時如何？」師云：「人行過處汝莫行。」乃云：「結殘冬制，又是新年，半途行腳底且教放下擔子，安居瞌睡漢從茲打點精神，行底不許動著一步，住底不許坐在一邊，不行不住底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因甚如此？鵓鳩樹上啼，意在麻畬裏。」

示眾。僧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麤言及細語。」又僧問：「學人初心晚進，望和尚指個入處。」師豎拳示之，僧云：「不會。」師云：「驢年去。」乃云：「玄言玅語都被諸方說盡，雲居只得無理可伸、無言可道，是汝諸人又作麼生行履？看！看！」

示眾。僧問：「達磨西來，所為何事？」師云：「擔水河頭賣。」乃云：「鳥飛不外天，魚躍不出水，拄杖子[跳-兆+孛]跳向甚麼處？」卓一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解制，示眾。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便打，僧云：「不會。」師云：「還我飯錢來。」又僧問：「畢竟一歸何處？」師便喝，僧禮拜，師云：「還我飯錢來。」乃云：「綿綿密密，兢兢業業，萬法歸一，一念三月，三月既竟，一念亦歇，解也得、不解也得，沒蹤跡處解藏身，甕裏何曾走卻鱉？」

因事，示眾。「西來一意，勿妄宣傳，流布寰區，如春被物，各得稱實。臨濟秖解喝，德山秖解棒，雲門道箇乾屎橛，雲居惟耕爛泥田。」僧問：「如何是德山棒？」師云：「虛空喫打。」進云：「如何是臨濟喝？」師云：「大地耳聾。」進云：「如何是乾屎橛？」師云：「啟口不得。」進云：「如何是爛泥田？」師云：「阿誰無分？」又僧問：「古今大意，是同是別？」師卓拄杖，下座。

示眾。僧問：「有句無句，意旨如何？」師云：「一拔連根脫。」進云：「畢竟句歸何處？」師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云：「有句無句，山河大地；十字街頭，銀墻銕壁。將軍欲入破重圍，勒馬擔刀還自失。」喝一喝，云：「看箭。」

結夏，示眾。僧問：「黃昏雞報曉，為是不知時節？為復別有長處？」師云：「疑殺闍黎。」僧作雞啼聲，師云：「放過一著。」乃云：「出寒水獄，入熱銕牢，兩忘罪福，萬劫難遭。險路上，赤條條，大家挨拶是今朝，休待臨時沒下梢。」

示眾。「雲板大叫，諸佛子喫飯來；木魚揚聲，眾上座出坡去。拄杖子[跳-兆+孛]跳上非非想處，是甚麼無風起浪？」僧問：「如何是呼之不回，遣之不去？」師云：「頑石頭。」進云：「還成得佛否？」師云：「待驢年。」

示眾。舉：「古人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舉起拂子云：「頭角生也，是驢？是馬？還識得麼？」師云：「與麼說話，大似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雲居則不然，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即如不道著，亦是頭角生。不是驢、不是馬，是個什麼？」

示眾。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春蒔秋收。」進云：「如何即得？」師云：「眼親手快。」乃云：「惟此一事，玅密難明，巖處穴居，風來雲去，走爛草鞋底轉見不堪，坐破蒲團底更為狼藉，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事事成辦。」

七月十五日，示眾。「今朝是中元嘉會，古人道：『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大似住世不越世。雲居山高離市遠，家常只有一味貧。

寧將清淡傳今古，不把油鹽祭鬼神。」解夏，示眾。舉：「洞山和尚云：『秋初夏末，兄弟家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師云：「三人證龜成鱉。」

示眾。以拂子擊拄杖，云：「拄杖子與麼長，拂子恁麼短，有人道得平等句，許汝橫行宇宙。」僧出一喝，師云：「再喝一喝看。」僧復喝，師云：「知汝伎倆。」

示眾。「菩提涅槃，真如麻三斤、乾屎橛、柏樹子，諸方以此為宗乘中之向上關捩子。雲居這裏，一拶粉碎，颺向大洋海底，永不復生。何為如此？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僧問：「古人道：『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如何是有老婆心？」師云：「為插青桐引鳳來。」僧云：「如何是無老婆心？」師云：「引得鳳來便折卻。」

起鐘，示眾。「華鯨[跳-兆+孛]跳，蒲牢夜吼，好事不出門，惡聲傳天下，一作二不休，朝暮喫打一百八。」僧問：「一椎擊碎虛空時如何？」師云：「你在甚麼處？」僧擊鐘一下，師云：「掠響漢。」

結制，示眾。僧問：「如何是今日事？」師云：「龜毛索子縛虛空。」進云：「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一刀兩斷。」乃云：「古人結制，豎拂為牢關，劃地為坑塹，於百日內籠陷學者，向三光不到處冥摸暗揣、東拶西挨，互相推排，兢共馳走，偶向交錯不及處驀鼻相撞，便謂之密投、謂之默契，生難遭想，得少為足。雲居這裏無制可結，縱有此舉，不但不教人蹋古人故轍，更要與他推倒界墻、掀翻巢臼，截斷廉纖、疏通道路，黑漆團瓦解冰銷，大明咒照天照地，使人人面前空闊、個個腳下行得，有佛處莫住著、無佛處急走過，水窮山盡即不無，眾中有知過必改底麼？」僧問：「大唐國裏不許安身，蠻夷邦中無容住足，且道過在甚麼處？」師云：「無住處。」進云：「住後如何？」師云：「其過同前。」

落堂，示眾。「向日自落堂，今朝請落堂。自落堂，行人思道路；請落堂，坐客難打發。眾中有打發得客底主人，出頭相見。」僧問：「如何是主？」師便打。進云：「如何是賓？」師便喝。進云：「如何是賓主道合？」師云：「荅在問處。」

示眾。「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窒塞。」僧問：「說與無說即且置，如何是大施門？」師便打。進云：「恁麼則魔佛一如。」師又打。乃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窒塞，一任魔來與佛來。驀拈拄杖劈頭楔。」僧問：「某甲乍到此間，乞師一接。」師云：「為山來？為水來？」僧云：「為道來。」師云：「國禁甚

嚴。」僧云：「望師密通一線。」師云：「廬陵米價作麼生？」僧云：「謝師探問。」師云：「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意作麼生？」僧云：「自救不能。」師云：「墮坑落塹。」

為傘居和尚入塔。舉：「古人道：『撩天索價，就地還錢，得者不輕微，與者無少乏。』是雖渾買渾賣，全放全收，爭似雲居守舊如新，安貧若富，事獲現成，收因結果？萬仞峰頭地大堅，雲深無縫塔撐天，黃金白玉從今入，明月清風萬古傳。」

臘月八日，示眾。僧問：「如何是佛？」師即掩耳，僧云：「請師荅話。」師云：「你問甚麼？」乃云：「雪山非寒，火海非熱，一念萬年，盲龜跛鱉。若謂今日成道，大似餬餅裏呷汁。」

上元日，解制，示眾。「雲居結制已百日，日日缽盂兩度濕。有未咬著一粒米底，山僧將缽袋子與你去；如無，自領回，不敢累及平人收收拾拾。大眾！有不自昧力能荷擔底麼？」眾默，師肩拄杖歸方丈。

示眾。「天長地久，佛日恒輝；秋去春來，法輪常轉。人生於是中，經行及坐臥，合作甚麼邊事？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示眾。僧問：「某甲日用事不明，空過時光，乞和尚開示。」師云：「拜也拜了，問也問了，更有甚麼不明，說個空過了底話？」僧云：「不知。」師云：「不知最親切，只要狂心歇。教中云：『不知是智，知是妄想。』即此不知底是汝本來面目，雖最親切，只是無汝下手處、無汝思索處、無汝著眼處、無汝啟口處，動念則隔，擬向則乖，如銕[口@昆]圇相似。汝必欲明、必欲知，切忌不得離卻無下手、無思索、無著眼、無啟口處，打定個主意，猛下個狠心，如生冤家相似，拼著一生與之死捱，捱來捱去，心忽發光，迷悶頓釋，囫地失笑一聲，知與不知總是自家本分事。」

清明，示眾。「拄杖頭邊月，拂子尾上風，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且道是何三昧？」將拂子挂拄杖上，喝一喝，下座。

示眾。僧問：「學人做工夫，昏睡多時，如何排遣？」師喚云：「惺惺看。」僧重請開示，乃云：「凡做工夫底人，昏睡多，遣不開。有兩種病，不是生死心不切，便是坐在無事甲裏，所以悠悠忽忽向半明半暗裏簸弄精鬼；若是生死心一切，正念現前，正念現前如日普照，縱有如山底昏睡，不待遣而自然冰釋矣。」

示眾。僧問：「提不起、放不下時如何？」師云：「累殺閻黎。」僧云：「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便打，僧云：「除此別有方便麼？」師復打，乃云：「拈起拄杖頭，高出萬峰頭，按下白雲頭，花開古樹頭，特地起波頭，拳拳問話頭，棒棒打參頭，長安大道腳跟頭，不是冤家不聚頭。」

示眾。僧問：「見而不見，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劈面便掌，進云：「這一掌落在甚麼處？」師復掌，乃云：「大道廓徹，洞然無物，遇境逢緣，雷轟電掣。束包行腳底為他擔夯，結屋安居底自取蓋覆，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一了百當。有般漢雖過兩關，未到無事真地，暫得一念子寧怗，便就飽食高眠，強名得道，禪定非習，智慧無修，耽守幽閒，誤為究竟，偶時心境內發，依舊驢揀濕處尿。」
示眾。僧問：「如何是清淨心？」師云：「有甚染污？」進云：「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萬卉不如。」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不如萬卉。」乃云：「堆金積玉，貧窮無限；破產蕩家，富貴有餘。言犯勾陳，見逢回互。一疑疑殺天下人，一信信殺天下人。咄！不是知人，休說夢話。」
示眾。「諸方有折龍角、捋虎鬚、高山頂上網魚、深海底裏捕兔底，大似向險異處藏身。雲居這裏，寒煨榾柮火，夜間穩草鋪睡，饑時用茶淘飯喫，水牯牛走下明月湖，喚牧童趁起，有甚麼奇特？雖然如是，明眼人難瞞。」
示眾。「種田博得家常飯，住山不用買柴燒，生涯本分只如此，安眠飽食任兒曹。雖然如是，要切記：早起來了下單，下單了洗面，洗面了禮誦，禮誦了喫粥，喫粥了出坡，出坡了洗足，洗足了喫茶，喫茶了止靜，止靜了放參，放參了過午。從朝至暮，行坐次第，語默平常，諸有所作，惟此一事。若道別有佛法，便是向外馳求，雲居門下無如是漢。」僧問：「一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鑊湯鑪炭。」
誕日，因齋請，示眾。「七月七，阿娘生我犯好日。若不犯好日，怎得圓通力？有生有滅也不是，無生無滅也不是，非有生非有滅也不是，非無生非無滅也不是。離四句，絕百非，無量劫來消息在，不須向外別搜尋。」僧問：「千峰圍遶即不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師云：「爍破汝面門。」進云：「如何是無量壽？」師云：「過去無始，未來無終。」進云：「無位真人年多少？」師云：「同爐無異金。」
示眾。「此事不在說上，不在道理機緣上，不在聞上，不在思量卜度上。欲明此事，第一不得離卻說道理，聞而思量，別求方便。只要緊究本話，在意而不在句也。久久提撕，自有徹頭底時節。」
中秋，示眾。「賞月不許人問話，山僧有則現成公案，問汝等各著一語看。晝夜百刻十二時，循環逆順織干支，周干為甲，周甲為季，周季為年，三載兩頭閏，一月一盈虛，因甚今宵更明？」眾著語不契，乃云：「月有照人心，人無看月意，好境多錯過，相見不相識。既相見，因甚卻不相識？」

示眾。「日出東山，和光混俗。月沉西海，帶水拖泥。堂上燈籠，照天照地。且道他具甚麼眼？」
示眾。「從天降下，不是家珍；從地湧出，亦非故物；從人得的，未免依他。只饒一切無著，非我而誰？外道天魔是其同類，畢竟作麼生行履得出格活路？參！」
結制，示眾。僧問：「諸方堂奧即不問，如何是曹洞宗旨？」師云：「你道大唐天子司何官事？」進云：「恁麼則獨尊去也。」師云：「阿誰不蒙恩？」又僧問：「目前結解即不問，不結不解時如何？」師云：「杖頭書令字。」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封石將軍下海洋。」僧禮拜，師將拄杖一卓，云：「今朝是泰山石敢當，汾陽道底，避之大吉。更問如何若何，一任赤口白舌，也須頭破血出。大眾還有知而故犯底麼？」眾默然，乃云：「三月日前張網捕風，三月日後掉棒打月，正當三月日霜上加雪，靈龜甕裏深藏六，徒勞拄杖外周折。」
因事，示眾。「諸方有拿驢腳過橋、按牛頭喫草底，雖是屈己為人，未免強扭強捏。雲居這裏無此苟就，有路與人行、有門與人入、有單與人安、有茶飯與人喫、有田地與人耕、有夏與人休、有冬與人結、有禪與人參、有道與人悟，事事次第，法法現成，不費心力，放下便是。是則是，道辦雖不借他力，為人自肯乃方親。」
小年，示眾。「大年將竟小年至，直歲功曹盡收拾，天神歸天、地祇歸地，金木水火、風雲雷雨各安方位，惟有緊那羅王菩薩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年年爾、月月爾、日日爾、時時爾，與諸人們語默閒忙，處處相聚。大眾！有見緊那羅王面目底麼？」震聲一喝，以拄杖作擎叉勢，下座。
臘月三十日，示眾。「三十說話，今古調同，各諦思惟，自知虛實。山僧一年得恁麼閒，諸人四季得恁麼忙。閒忙則且置，秖如水牯牛同在田裏，有幾頭不犯苗稼鞏？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示眾。僧問：「馬祖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意旨如何？」師云：「過得不為貧。」乃云：「居山十五載，未將鹽醬與人喫。今日事不獲已，隨分與些子。若作鹽醬會，不但二時粥飯，一滴水也消不得。」
新春，示眾。「寒破風吹萬象新，山河一曲和陽春，拄杖跳上須彌頂，百城煙水杳無垠。彌勒樓閣向甚麼處入？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解制，示眾。「天無日不清，地無日不寧，日月無日不光明，江湖無日不流通，人無一日不常情。且如拄杖子今日合作麼生？」卓一卓，云：「傲雪凌霜九旬盡，敲風打雨一場空。」

示眾。「大業無成，大悟無心，箇中神用，世所希聞。目下見得底，驢駝車載；過後聞名底，塞壑填渠。檢點將來，未免掃地。狼藉殺也預先知，不由人皺兩莖眉，勘驗今人行底事，歷然徹見未來時。」

因事，示眾。僧問：「佛說含靈蠢動皆有佛性，因甚趙州道狗子無？」師云：「莫謗佛祖。」進云：「是非不到處，還許學人開口否？」師云：「是非生也。」進云：「大名之下則無不肖，因甚賢愚混雜？」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進云：「恁麼則水火同器去也。」師云：「非汝境界。」進云：「瓦解冰消時如何？」師云：「喫痛棒有分在。」僧禮拜，師云：「上大人，丘乙己，好者生，惡者死，一狀領來盡送官，打破沙盆問到底，只因潘郎倒騎驢，喫卻馬郎街頭米。尒小生，八九子，可知禮也？」

示眾。「說法不容情，容情不說法。」僧問：「且如情法兩忘，又作麼生相見？」師云：「如鏡照鏡。」進云：「恁麼則兩無朕跡。」師云：「分合不到處，急著眼睛看。」進云：「水到渠成時如何？」師云：「莫教打濕袈裟角。」乃云：「空得一分知解，見得一分法身，遣得一分妄想，證得一分真如。若只恁麼言通義會，喻去譬來，驢年也是沒交涉。」

結制，示眾。「大巧若拙大智愚，隨波逐浪數年餘，媚狐狡兔乘風去，剩得金鱗透網魚。」僧問：「承師有言：『菜裏不放鹽，茶裏卻添醋。』意旨如何？」師云：「換卻汝舌頭。」進云：「學人無舌時如何？」師云：「換了也。」進云：「學人有舌時如何？」師云：「更與一條。」僧無語，師云：「未結制前，諸人有出身處，山僧則無；已結制後，山僧有出身處，諸人則無。」僧問：「已結未結今且置，如何是堂中事？」師云：「拄杖[跳-兆+孛]跳。」進云：「師意如何？」師云：「動著則三十棒。」進云：「只如不動著時如何？」師云：「一棒也饒你不得。」

普茶，示眾。「鼻孔長，眉毛短，遠聞近見，除明月湖邊、萬峰頂上，那個山門口不解說道理茶話、文章語錄？縱能逗到十成，未免半僧半俗。拄杖子道底，如意子不肯；如意子舉底，竹篦子不信。比比不肯信，推車拒象輦。忽遇個定天平底來，且作麼生判斷？自家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重陽普茶，示眾。「九月九，又有花糕又有酒，雲居也無花糕也無酒，只有本地果子、本山茶，果熟茶香，與諸人同坐同飲，應個時節。若謂不曾登高，元來不在山下。」僧問：「如何是第一峰？」師云：「椰子兩頭尖。」進云：「如何是須彌頂？」師云：「核桃囫圇圓。」

因齋，示眾。「金牛飯，趙州茶，雲門餅，和盤托出，要用便用，不用則且拈放一邊。即如眾居士與山僧一面未見，百里聞名，向平白地上望遠登高，上山不乘輿，下山不跨驥，要來則來，要去則去，是恁麼物？得與麼快？便百年三萬六千日，返覆元來是這漢。」

示眾。「臨濟、德山來也，為你諸人露個消息去。」卓拄杖，云：「見麼？」喝一喝，云：「聞麼？若見得，八百眼功德；若聞得，千二百耳功德；如未，山僧失利。」

示眾。「水凌上推倒車，劍刃上跨烈馬，豈是尋常作略，而得行步平正？且如寶弶未張，一群已射底，又具甚麼手眼？」僧問：「推車跨馬俱不問，如何是一群已射？」師展威一喝，云：「阿誰不穿卻？」

起耕，示眾。「雲農道人鼻孔[喬*元]，佛法未曾通一竅，開口何用別商量？惟有耕田為緊要。鉏柄隨身入水泥，那怕風吹與日曝？淺深冷暖自家知，說到何如行得到？青山無語仰自高，黃鳥逢春隨處叫，言與無言雖一般，究竟離言猶更玅。達磨西來一字無，世尊拈花惹人笑，只饒說得水逆流，不若披蓑戴箬帽。春耕夏蒔秋有收，老達老實常遠道，龍天不昧苦心兒，誰不肯將佛種紹？」

示眾。良久，云：「會麼？山僧無說說，諸人無聞聞，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眾執事請示眾。僧問：「和尚久未陞堂，大眾仰慕如渴，今日陞堂如何指示？」師云：「兔子望月。」進云：「如何是親切句？」師便打。進云：「如何是勘辨學人底句？」師云：「速道！速道！」進云：「學人不道時如何？」師云：「亦知汝落處。」進云：「學人落在甚麼處？」師云：「蝦跳不出斗。」僧禮拜，師云：「盡道風搖樹，誰知樹惹風？凡事從兩來，孤掌不浪鳴。汾陽罷晚參，梵僧勸請；慈明不上堂，楊岐逼出。看這一夥沒巴鼻底老古錐，得恁麼廝揚廝抑，賣俏莊憨，高抬聲價，誑惑世人，演襲成風，有甚麼了日？雲居今日事雖共轍，應不同途，還借古人鼻孔出氣去也。諸人會麼？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示眾。「拄杖子今日出來，從東廊下、西廊上，前堂入、後堂出，團圞一頭。諸人落處，拄杖子盡知；拄杖子來意，諸人叵測。且道差別在甚麼處？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辭院，示眾。「古樹無心向此栽，幾番葉落復花開。倚門久立意非別，等個人來便活埋。所為古佛良田、舊家故物，住則便住，不住則更不須僉花押、書名字，親手拈出，覿面交付。絕承當底，努力承當；沒擔荷處，挺身擔荷。惟有拄杖子是自所招報，無相付累，還自領過。拈來浪跡諸方去，涉水登山探淺深。」

出山，示眾。「一義二義，閒家故具；今觀當觀，綠水青山。舊長老，新院主，相別相留。且道住即是？不住即是？缽盂峰[跳-兆+孛]跳上非非想處，明月湖特地波生，獅子、象、馬、牛、龍、蛇、魚、蝦等，切莫動著一個。何為？人境從今齊放下，纖毫不挂轉風流。」

方融璽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興林等編

機緣

僧禮拜，師云：「何處來？」僧云：「金陵。」師云：「有甚公幹？」僧云：「聞和尚在這裏。」師云：「何處得此消息？」僧云：「爭奈臭名在外。」師云：「這蒼蠅。」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你看山僧有幾莖眉？」僧云：「請和尚自道。」師云：「山僧欲自道，只是無著口處。」僧云：「在學人分上有幾莖？」師云：「打失也不知。」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凌霜傲雪峰同老，嘯月吟風眼倍空。」僧云：「百年後向甚麼處？」師云：「天不容，地不載。」僧云：「恁麼則藏身之處沒蹤跡。」師云：「隆冬嚴寒，將錢買火。」向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待汝夢見山僧來。」

僧問：「如何是在窟獅子？」師乃良久。僧云：「如何是出窟獅子？」師震威一喝。僧云：「如何是咬人獅子？」師劈面便掌。

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落即不落，昧則不昧。」僧云：「前後百丈被師一口吞卻。」師云：「這野狐精！」

僧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活人屋裏，死人無數。」僧云：「畢竟何過？」師云：「終日飲血噉肉，不知身是羅剎。」僧云：「趙州頂草鞋出又作麼生？」師云：「取笑傍觀。」

居士問：「時人以錢財為貴，沙門以何為貴？」師云：「以貧為貴。」士云：「貧有何貴？」師云：「不作守庫奴。」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五老峰高。」僧云：「如何至頂？」師云：「看腳下。」僧云：「不涉途程，峰頭已到。」師云：「縱能玄會得，終不及親臨。」僧云：「和尚可曾親到否？」師云：「舉身天地外，別是一乾坤。」

僧問：「達磨西來，所為何事？」師云：「直指單傳。」僧云：「直指個甚麼？」師云：「烏龜是鱉。」僧云：「單傳個甚麼？」師云：「秤錘是銕。」僧云：「喚作佛法意得麼？」師云：「入地獄如箭射。」僧云：「不喚作時如何？」師云：「拔舌犁耕。」

一婆子禮師足，師云：「新年頭事如何？」婆云：「未曾過這邊。」師云：「莫在那邊麼？」婆云：「那邊亦不住。」師云：「即今在甚麼處？」婆擬議，師便與一掌，婆作禮云：「和尚恩大難酬。」師復一咄。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莫污老僧耳。」僧云：「如何是法？」師云：「撮土揚塵。」僧云：「如何是僧？」師云：「逞甚伎倆？」僧云：「如何是一體三寶？」師云：「問話了，禮拜去。」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涅槃門？」師云：「旋出旋入。」
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請問和尚畢竟是個甚麼？」師云：「死貓頭。」僧云：「還成得佛麼？」師云：「驢年去。」
僧問：「殃屈救產，意旨如何？」師云：「佛口所生子。」僧云：「因甚前不早，後不遲？」師云：「時節一至，其理自彰。」僧云：「畢竟功歸阿誰？」師云：「恰恰。」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是佛法？」師云：「清涼山高，洛伽水深。」僧云：「如何是佛道？」師云：「昨日有人從粵東來，說吳西山水佳奇，大好翫賞。」僧云：「未現前時如何？」師云：「描不成，畫不就。」僧云：「已現前時如何？」師云：「塞壑填溝。」
僧問：「乾屎橛意旨如何？」師云：「你還咬著麼？」僧云：「我嘗於此切。」師云：「不是好狗。」僧云：「為甚麼不肯學人？」師云：「猶有這個在。」
僧問：「大慧禪師道：『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師云：「山僧不道。」僧云：「因甚不道？」師云：「我不為蛇添足。」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雲居蘿苔洞山薑。」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你若會，賣美去在。」
僧問：「如何是佛祖的的意？」師云：「虎鬚林裏撒珍珠。」僧罔測，師云：「風不入無孔之壁。」
僧問：「某甲久嚮名德，自遠親近。」師云：「大有人墮坑落塹。」僧云：「乞師一接。」師云：「甚處來？」僧云：「南嶽。」師云：「聞祝融峰[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是否？」僧無語，師云：「虛費草鞋錢。」
僧問：「如何是鐵牛機？」師便打。僧云：「如何是悄然機？」師便喝。僧云：「如何是圓通機？」師云：「山僧這裏無剩語。」僧禮拜，云：「領。」師云：「領你爺？領你娘？」
僧問：「心心莫測時如何？」師云：「你是阿誰？」僧云：「說似一物則不中。」師云：「即汝不說時又作麼生？」僧云：「體露堂堂本現成。」師云：「百草頭上薦得底，猶是向外馳求。」

僧問：「去聖時遙，人心不古。如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師云：「我嘗於此切。」僧云：「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你有甚麼蓋覆？」僧云：「得者如何？」師云：「不踏生草。」僧云：「還落異類也無？」師云：「曾在雲居種田博飯。」

師在巖前立，忽見一老者問：「好座巖龕，只是無佛。」師云：「佛則有，只是無人禮拜。」者云：「既有佛，為甚不禮拜？」師云：「不識。」者即禮拜，師云：「三十年為僧，今日被俗人覷破。」

一童子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離與不離則不問，如何是道？」師云：「把燈覓火。」子云：「孔氏之道與釋氏之道有同別乎？」師云：「一以貫之。」

三僧入室作禮，師云：「甚處來？」一僧云：「翠巖來。」師云：「聞翠巖新佛是地藏化身，果否？」僧無語。師云：「不會。出去！」又問一僧：「你從何來？」僧云：「圓通。」師云：「死貓頭解咬鼠否？」僧無語。師亦云：「不會。出去！」一僧云：「某甲記得一則機緣，請問和尚。」師云：「舉看。」僧云：「昔有施主婦人入寺，行隨年錢。一僧云：『聖僧前著一分。』婦人云：『聖僧年多少？』僧無語。請和尚代一語。」師云：「你有多少錢？」僧無語。師云：「兩個死漢，一坑埋卻。」

僧問：「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未審傳授個甚麼？」師云：「你知我見。」僧云：「既是知見一，如何用指龜為鑒？」師云：「劍逢烈士贈，琴遇知音彈。」

一僧入室作禮云：「某甲自遠趨風而來，乞和尚指示。」師云：「將你遠趨底風道看。」僧云：「聞和尚居山歲久，少情識，多孤高，說法不帶枝葉。」師云：「遠賺你來，何處人氏？」僧云：「廣東。」師云：「曾到曹溪否？」僧云：「曾到。」師云：「聞靈通小師慣顛酒，是否？」僧云：「是。」師云：「既是靈通，因甚麼卻被酒顛？」僧無語。師云：「投子道底。」

室中垂語

欲明此事，先淨其心。心一清淨，此事現成。喻如磨鏡，垢盡明見。淨心之方，無逾放下為玅。故云：「節儉放下，最為入道之捷徑。」言放下者，不獨教汝放下世間根身器界法，要將出世間菩提涅槃法也要放下。若單放下世間法，但去麤塵，細垢猶在，仍於此心不得清淨。并將出世間法一總放下，盡除細垢，其心圓淨。經云：「淨極光通達」是也。再將放下俱空，不住空相，深入玅淨無礙境界。入此境界，動靜不二，一任搬柴運水，送客迎賓，種種方

便，應現權實。猶如波中明月，逆順皆圓；頂上神珠，縱橫自在。非離非即，無去無來，久應暫現，皆是無作妙力，自然成就。所以道：「其心淨而此事明矣！」

至道平常，不犯周折；至理直捷，不假巧說。昔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又有僧問一老宿：「如何是至理？」宿云：「家常話是至理。」難道古人不會說、沒學問，為甚發言出語最夷坦、最親切，直下替人斬斷命根？當時古尊宿若用些華言巧語打發學人，斷不能容至今日聞之如甘露、懷之如父母也。誰知近代已來道風大變，勿論老成後生、有解無解，但有些因緣福報底稱善知識，一見學人來問佛法，便道一聯粉飾語，一陞堂說法單用文詞莊點，全無直捷，使聞者浩蕩浩瀚不解所歸，返記取許多閒言閒語惑亂心懷，如是行事忽略古風、欺瞞後進，豈善知識為人乎？

昔靈源謂圜悟曰：「學者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當時此話，師為圜悟勤說，殊不知借圜悟名，發揮後世之敝病耳。蓋古人道德學問蘊於胸中，惟恐人知，惟怕人見，癡癡呆呆二三十年，潛於林下，不露圭角，事不獲已，吐出一言半句，自出平常，人獲之為至寶，所以相傳綿遠不絕者此矣！今人則不然，纔入門墻，一角尚未踏著，便云：「我是衲僧。」竊得古人一知半見，挂於口唇，當作實法會，惟恐人不知我之長處，我知差勝於人，高懷我慢，下視諸方。至於陞堂臨眾，如自鳴鐘，不待參扣，胡說亂道，不害恥羞。嗟乎！是輩又不止於招禍辱、壞叢林而已。

禪道佛法，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要在各人苦心不苦心耳。歷觀古人，心性淳和，識見深遠，根器堅利，為人真實，為重法故，尚有捨身斷臂底，陸沉賤役底，三十年不睡底，八十歲行腳底，如是種種心行，不能備舉。即如世尊，為求法故，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而況今之凡夫，心性狂亂，識見偏淺，根器頑鈍，立行不遠，操心非實。設或稍有一些資質底，不但就不肯低頭行行，不肯捨己從人，不肯虛心請益，不肯確志參方，又要穿好底，喫好底，用好底，貪求無猒，自家一毛也不捨拔，乃至一人也未曾見，禪道佛法從誰而得？生死苦海憑何而超？良可歎夫！

明昧無二見，是非在一心。不肖者背明以投暗，逐是非而轉流；惟達道賢者，了明亦非暗，遂不被其所惑。如星之明，月出則昏；月固勝星，日上則昧；觀日之光輝，更勝星月，雲屯則晦。如是三光照世，於萬象中可謂最明者也，尚不能無相傾凌滅之障，人欲免賢不肖是非毀譽之譏，豈可得乎？惟太虛空，三者明，虛空未嘗明；

三者暗，虛空未嘗暗。何以故？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識此則是非不能動其心，毀譽莫能移其志，何明昧之有耶？

世間欲做好人者，不須用許多奇特，只是一味依老負實足矣。凡所依人既老誠，所行事既負實，雖學解不博、言行粗淺，歲月深久，其好人之名，不待求而自播矣。設友不法之輩、行非理之事，縱能多聞強記，巧語花詞，賣淨嘴於人前，欲求個好字，猶如撥火尋冰，恐終身難得也。有能言行兼至，聲實並真底，則當今之古聖，又不止於好字中列。

參究一門，乃是吾人了生脫死，轉凡成聖，最要緊底一件本分大事。且如來為發上乘心者說，為發最上乘心者說。兄弟們有具最上乘根器底，向父母未生前，早已會得此事，世尊猶在下風。若具上乘根器底，向一言之下，瞥地無疑，不妨與佛把臂並行。其或根器稍中底，一聞此事，疑信兼懷，此雖去佛不遠，終恐難見矣。若是根器下劣底，縱多聞而亦不信，名之為捨父逃走，向外乞丐，枉受貧窮之流，逐日家偷工那夫，向星火螢光下，竊看些今人語錄，強記些古德機緣，廣學些口頭三昧，做成個拴驢樁風擺柳底樣子，以為見人之招牌。纔入叢林，不辨高下，就去說道說禪，種種多事，猒氣噴人，聲色可惡。嗟乎！是輩真法門難除之巨病，誠波旬眷屬再來也。

從上佛祖千言萬語總是一語，於一語中盡含一切，於一切語究竟將來，無非為一大事因緣。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兄弟們！果能於日用中時時刻刻將此一大事因緣頓在目前，如銀墻鐵壁蘊於胸中，似殺父冤仇，於茶裏飯裏至睡夢裏也放他不過，於法法上觀察，法法上不著，如鏡照像，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虛受照應。唯此能照能用、不粘不染底一點仇恨未了，只待時節而已。時節一至，徹底冰消，乃可與道相應。工夫果實，到此始信自心是佛，心外無佛，一切語言從我流出，我亦本空，不住空相，任運騰騰，縱橫無礙，可謂大解脫場、無事道人也。其或未能，一任熟翻三藏，博究五宗，咬文嚼字，說相離言，總不出流識分別，作解依他，名為喫剩飯漢不知餿酸，莫向人前弄嘴。

若論做工夫中底事，無他，第一最初入門，寧可不遇人，不可遇錯人；寧可不用心，不可用錯心。若遇人錯，受彼非法，古謂雜毒入心，殆不可救。果遇作家宗師，將胸中餘蘊，盡向他傾心吐出，隨彼洗滌陳習，所授一法，受於胸中，如丁入木，縱使千斤萬力，也拔不出。立志一定，又要辦一個上好底常遠心，盡其形壽，切切做去，一年不悟看一年，十年不悟看十年，何怕百年？若不悟，只如是看，看來看去，如生冤家，總不見有身心世界，盡十方虛空，渾是一個生死冤家。看克塞諸佛鼻孔，克塞祖師咽喉，克塞人天眼

目，任他諸佛出氣不得，任他祖師開口不得，任他人天覷著不得。工夫到此，一半得力，切忌不可停參，不可認悟，更要就此提起精采，從新做起，向他開口不得處參，向他出氣不得處究，向他覷著不得處看，一看看到心思不能，智照不及處，即此生死冤家，亦無地安頓，遇時遇節，輕觸一下，豁然迭落，始見自心乾乾淨淨，本有風光，圓洞發明，則一生參學事畢，乃可號令人天，訶責佛祖，可不負最初一念，成有終始也。

真實為生死底人，不必苦苦如蠹魚死鑽故紙，縱鑽出頭，秖益生死，與無生死了不相涉。何故？由汝無始迷失本心，妄認生滅為不生滅，積習濃厚，逐念流轉，及至於今，未曾停息。如今欲將無始生滅和盤拓轉，歸不生滅，又去向紙上多尋方便，更增生滅耳。故《圓覺》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不務修行，惟益多聞，增長我見。不若固守一法最為高上。」或念一菩薩名，或專一如來號，或參一話頭，或持一經咒，一發此心，萬夫難拔，總不管他有利益無利益，有靈驗沒靈驗，出得生死出不得生死，捨著十年二十年，至於一生不想做人，隱於深山，草衣木食，樹立岩棲，只管磨煉去，磨到情塵消落，一念純真時，始知出生死法元不在紙上。紙上說底是出生死底路，非是無生死。雖一念子未忘，不妨於日用中更加精力，單看這一念子從何起，是誰念，看來看去，心光洞圓，此一念子當下冰消瓦解，影跡無存，方為盡斷生死，成無上道。卻來回觀生無生法，猶如夢事，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禪之一字，孰不欲聞？聞則通身潰爛？若有一些好肉，即是禪之不到處。近觀諸方禪和子，毒氣深入底如春雨，皮膚脫落底似冬雷，大都是帶病傳方，以症救症，斯不惟不瘥本病，更增他疾耳。

學者尋師訪友，先具擇法正眼，得不被人所惑，然後親師則師無不真，求友則友無不賢。苟未具此目，雖有志氣超古人，智愚不分、邪正不辨，但以求法心勝，錯亂聞名，未免不被聲色流轉。古謂打頭不遇作家，到老還成骨董。

李心老宿，行年六旬，自唪《藥師經》延壽，索予開示，迺書此示之。壽命生於夙世，道德辦於一生。道德如水月，壽命似漚光。光非離月而生，漚非水外而有。漚之起滅延促無停，水性不二；光之明昧圓缺雖殊，月體是一。故知水月之本固同，漚光之末自異耳。人多棄本逐末，圖起滅之漚光，苟延歲月，虛喪光陰，道無聞於今後，德非利於自他，辜惜長庚，於世無益，何異夭亡耶？夫達本之士，了漚光之不實，念壽命之非堅，一出頭來，心無二事，惟慮道之不成，德之未辦，工夫日倍於年，溫寒不計時節，一旦遂其所志，斬新做人，堪為此生之明鑒，後世之良軌，縱使夭亡，於中何愧？與諸喫生受飯，處養老堂，逐境隨流輩，誠日劫相倍矣。故先

聖云：「壽命可夭，道德不可缺。」今古有壽德兼隆，本末一致者，若非寶掌出世，即彌陀再來，復何疑？
佛制佛子不得妄語有四，其最大者，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故犯者波羅夷罪，雖佛再出世，亦不能懺悔。故古之尊宿，室中不妄許可，以遵奉佛旨。若此末法僧輩，去佛日遠，心行違縱，勿論有識無識，皆承上遺風，稱善知識，濫廁法庭，匡徒領眾，立序分寮，往往向東堂云：「西堂今日有幾人省發。」向西堂云：「東堂今日有幾人啟悟。」彼此誑說，雖曰互相激勵，其瞞人昧己大妄語業難免矣。惡聲遠播，人皆猒聞，非但不生信敬，返起謗法之罪，孰之過歟？嗚呼！今之善為人師者，深可為誡，能參學者，防此一著。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山河大地，云何忽生清淨本然？」僧無語。良久，重請開示。師云：「清淨本然即汝心也，山河大地亦汝心也，皆非別物。心生則山河大地隨處建立，心滅則十方世界當處消殞。生滅如幻，殞立如泡，二俱虛妄，了不可得。向這裏見透，要會前話也不難。」
僧問：「古人道：『即心即佛。』是否？」師云：「是與不是，門外之遶，這裏用不著。」僧云：「請示堂奧。」師咳嗽一聲，僧罔測。至夜，請開示，師云：「佛者，覺也；心，即覺之體也。若自覺此心本來是佛，名自利德；復覺他心亦復如是，名利他德；併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名圓覺德。圓覺即如來分，覺即菩薩，不覺即凡夫。若能一念迴光返照，見自本心，佛之一字猶成剩語，況自他乎？」
對客夜話。未到這裏，雲翻水動；已到這裏，風恬浪靜。擊碎淨缾空合空，剔起眉毛鏡照鏡。我以不言言，君將無聽聽。竟夜盤桓松韻寒，不落人間情與夢。

小佛事

為傳心臨庄主秉炬。「昔年受用，今日不同；今日受用，昔年不同。昔年受用，通身泥水；今日受用，滿面風光。絕承當處，切忌承當；好備辦時，且須備辦。花朝二月雨淋頭，脫下簑衣圖自在，雖然是忙裏偷閒，要且知大成必有大壞。山僧今日助汝光明，雲居峰頭柴不用買便燒。」
為內堂主秉炬。拈火炬，云：「千峰茆浪，一溪水聲，說法不在簸舌搖唇，截流豈假揮戈舞刃？元字腳尚不存，何語言之有？此是虔州人末後消息，向雲居竹竿頭上據款結案去也。」遂擲火炬，云：「陽燄燒天影跡無，空花火裏翻觔斗。」

為衍南大師設奠。拈香云：「雙雙寒鴈，同日南飛，山高海闊，南北東西。雲居雖與你同條生，且不與你同條死。生也，倚天長劍逼人寒；死也，鴈過長空連影去。是則相別多途，猶記陳年面孔。爐香清茗，且無道話之奇；夜月流星，獨唱還鄉之曲。」
為紫竹林萬白大師封龕。「長水孤舟一月來，未曾出戶已安排，全身送放千峰頂，不向平常地上埋。恭惟竹林堂上萬公大師生前末後所為因緣，今向雲居一毫端頭據款結案去也，大眾看看。」隨聲掩龕，云：「鐵壁銀山蹤影絕，木人夜聽石雞啼。」
起龕。「把住也，千峰失色；放行也，萬樹增光。一念不生前後斷，木馬嘶風入火場。」咄一咄，云：「起。」
秉炬。「趁早未即行，只待雨淋首。山中幸人多，大家齊下手。旋斫青柴帶葉柴，燒得渾身都是口。火風交吼萬峰中，一道聲光空外走。」
為龍雲懷賢耆宿秉炬。舉炬，云：「此能成物，亦能壞物。成則地、水、火、風當處發生，壞則生、老、病、死隨處滅盡。若是腳下無絲、頂[寧*頁]具眼底，總不向這裏棲泊。且如何是圓透一路？」攛炬，云：「燎天熾燄休擬火，撲地清香莫認風。」

行腳垂示

途中值風雨。「風飄飄，雨灑灑，道人行腳好生涯，草鞋獰似白額虎，拄杖活如赤斑蛇，踏遍山水，穿徹煙霞，去來不借他人力，覓心無處即為家。」
聖水垂示。「雲居纔出不多遠，心緒若干當下完，惟剩一身無罣礙，不安閒處也安閒。入是三昧，一任鬧市口展缽盂。深山頭卓拄杖，白雲裏吹鐵笛，紅塵中遇知音，布袋子灑灑落落。阿呵呵！不因今日事，爭見昔年心？」
佛誕日，垂示。「囚地一聲，手忙腳亂，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雪山六載，冰消瓦解，曰：『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有底道自語相違，有底道理合如是。據山僧判斷，俱未抓著世尊癢處。何為？當年一段風流意，入山雖有出山無。」
留別垂示。「道人以無住為住，住為非住，東拂于逮休夏，西瞿耶尼結冬，南閻浮提垂手，北鬱單越托缽，拄杖子豎窮橫遍，總未動著一步。臨濟大師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未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堪受人天供養？』」師云：「行人飽，坐人饑。」
安城，垂示。「雲月峰頭不肯住，卻來城市裏安身，山僧非是圖熱鬧，十字街前覓個人。既到寶坊，爭肯空過？拄杖子露頭露尾去

也。現前諸人切莫動著，動著則千斤萬兩直下要人擔荷。大眾！莫有承當底麼？穿衣喫飯人皆會，那個男兒不丈夫？」
鳳潭垂示。「拄杖子，在天非天，在人非人。混身三界內，一事也無；獨露百草頭，隨宜說法。若以色見，瞎卻汝眼；若以聲聞，聵卻汝耳。苟能離聲離色，不睹不聞，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諸人莫有過水不打濕腳底麼？看！看！」
因齋垂示。「道人以三界為居，萬法為侶，一任拄杖子從四大部洲[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猶未是他鄉異域。家常飯，應念托來；福田衣，隨緣遣去。處處長安，時時解脫，何親疏榮辱之有？雖然，點石化為金玉易，教人除卻是非難。」
法雲誕日，垂示。「山僧今歲滿五十，判斷死生從此日，閒家故具盡屬人，惟留拄杖是我底。當風敵雨，傲雪凌霜，隨分隨時，自由自在。雖然，不得喚作拄杖子，不得不喚作拄杖子。喚作拄杖子，則依他作解；不喚作拄杖子，則向外別求。只饒會合將來，一擊粉碎，向淨裸裸、赤灑灑，莫可把處見去，猶是戰功未謝，坐地封侯，要與從上佛祖酬恩報德未有分在，況未到恁麼地動為聲色、換卻耳目者乎？諸人還知落處麼？」擲拄杖，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居士設齋，請開示。師云：「開示佛法，人人本具；開示世法，個個俱能。教中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雖則平等本具，叵奈日用而不知、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苟行而無恒志，悠悠忽忽，向半明半暗裏[竺-二+欺]弄精魂，轉弄轉遠，弄到三十日來，終無個落處，前路忙忙，莫知所往。嗟乎！苦矣。山僧自離雲居，以遊化為行，直指為心，既到寶坊，忍不與人說破？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看之時，要迴光返看；聞之時，要迴光返聞。若逐前塵所起知見，水牯牛全身落草去也。不見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居士肯向這裏見得徹、信得及、行得去，敢道男兒不丈夫，妻子聚首處祖師西來，喫飯穿衣時諸佛出現。家門即是法門，世法不異佛法。龐公道：『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
龍雲中秋垂示。「秋風清，秋月明，山中受用不盡，人間翫賞無窮，行腳道人二俱不取。不見道：風頭來，風頭打；月頭來，月頭打；合頭來，囫圇打；總不與麼來，乾淨打。何為如此？路逢劍客須呈劍，不遇知音不與彈。」舉：「馬祖、百丈、海西堂、藏南泉願同翫月次，祖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堂云：『正好修行。』丈云：『正好供養。』泉乃拂袖便行，祖云：『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馬祖父子恁麼說話，大似振玉

鐸、應金聲，雖則殊玅奇特，未免向光影裏湊泊。山僧為諸人頌出：『無端指月問如何？馬氏門中好事多，供養修行拂袖去，三千里外辨淆訛。』」
法雲制期，垂示。舉：「龐公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選佛場今已開，莫有心空及第底麼？有，則出來選佛去也；如無，且聽山僧隨方安頓。東來底向西坐，西來底向東坐，南來底向北坐，北來底向南坐，四維上下來底團圞坐，總不與麼來底中間坐。諸人看看，安也安得奇，坐也坐得妙，秖如無為法作麼生學？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咄！若只恁麼道，也是開眼做夢。」
除歲，垂示。「一年捱搭到今日，今日方知是盡頭。盡頭依舊無落處，卻悔從前不即休。若即休，暑往寒來閒造化，古今名相豈能留？」
歲旦，垂示。「一年十二月，月月有初一。今古未曾移，聖凡不相識。若相識，群陰剝盡一陽生，九九還歸八十一。」

像贊

思意佛

旋乎其髮，皺乎其眉，手攀其膝，膝拄其鬚，敷草而坐，逐日而思：眾生本自無度，佛法意欲何施？誰知出世丈夫，也來賣弄憨癡。

水月觀音

摘空中花，撈水底月。徒益狂勞，應無所得。何如念彼觀音力，甕裏斷乎不走鱉。

處山大士

觀音大士，且聽我說：如今盡大地人，受苦罔竭，刀兵疾疫饑荒，屢歲纏綿不絕，叫苦聲震若雷，汝耳為何不熱？我今當面白過，莫再這裏閒歇。

魚籃觀音

腳踏荷葉，手提竹籃。似魚非魚，若賣不賣。頻將此事作繇頭，逢人教出生死外。

觀音大士

入流忘所，所是何物？忘所入流，流向何處？根塵本自同源，縛脫豈有兩路？若悟識性虛妄，[牛*里]奴也得成佛。

又

聞不是根，聲不是塵。非幻成幻法，自心取自心。識得圓通無背向，頭頭物物盡全真。

海舟觀音

滔滔苦海一孤舟，駕放風波浪裏遊。兩岸中間俱不住，度驢度馬度人牛。

布袋和尚

這個憨布袋，到處常相見。不在山門裏，便在佛殿外。赤膊撩天，嘻笑滿面。當來補處大慈尊，現住玅高兜率院。

達磨大師

者位祖師，尊嚴可觀。東土罕見其人，想從西域過來。剛鬚鐵面，赤膽水肝。雄峰九載無人識，隻履西歸天下傳。

又

這胡僧，真膽大，一葦渡江焉不怕。上時容易下時難，只至如今成話杷。

又

何水無魚，何天無月。直指單傳，弄巧成拙。雖然是，主人若迷，客得其便。我不從伊學畫貓，看你如何入虎穴。

十六羅漢渡海

這十六個人，畫底甚有神。身上著五色，腳底絕點塵。乘獅坐象，跨虎騎龍。遊戲於無邊大海，不住彼，不住此，不住中流；安身於萬級洪波，一任東，一任西，一任浮沉。看這夥不顧性命底狂漢，大似天臺山裏五百數中躲根阿師。

長眉羅漢

齒缺生風，眉長礙眼。裸腹袒胸，開心見膽。

雪嶠大師

這老漢，慣捏怪，賣風流，逞機見。初於徑山見你，閉門不納；後於匡廬再參，轟雷掣電。一條拄杖太無情，逢人盡教性命斷。三十年來結生冤，殃及兒孫沒了筭。沒了筭，漢語胡言，聞皆讚嘆。

中興雲居諸緣和尚

道行孤高，因緣廣博。從北而來，隨方而托。一入雲居，全身放落。轉寸土而為金，化[牛*里]奴而成佛。受苦受辛，無言無說。四十年來，一向埋沒。陳壇古廟冷香爐，死之更死今發活。春山是處杜鵑啼，萬紫千紅如血潑。

傘居和尚

賢首圓通，不分皮骨。狹路相逢，以毒攻毒。吾之性命，喪師手中。師之鼻孔，落在我處。將肯報肯，以不酬不。多年冷帳熱似還，謂是物兮謂非物。咄！舊容顏，休錯顧。歷來千聖不能傳，紙上無言真付囑。

又

這阿師，世所希，少年窮快老莊癡。人未到處汝能到，汝所知底人莫知。去寬從窄，將高就低。面面清風生杖錫，團團明月照鬚眉。只因深中臺山毒，顛倒從來無藥醫。

又

稽首我師，傘居和尚。心特慈悲，性多倔強。生怕風吹，死喜水葬。今由諸子不由師，捧卻全身別供養。萬仞峰頭地大堅，一輪明月當空放。

騎牛像

老老大大，古古怪怪。未還驢錢，猶欠馬債。白手騙頭牛騎，看你好看不好看。

自贊

自幼單板，到老倔強。孤硬一生，諸緣掃蕩。眼空兮天下獨行，膽大兮佛祖不讓。要識這漢姓氏名字，陜府任二哥，雲居方和尚。

又

偉乎其形，異乎其像。修乎其鬚，寬乎其量。坐兮如山，行兮若象。不振而威，不攝而望。三十年來，單提向上。只饒佛祖不容情，逢人盡教性命喪。

又

關西子，沒頭腦，畫出伊不恰好。縱恰好，也是虛空生花草。

又

七賢雲，五老月，亙古亙今光皎潔。方融和尚本來面，只可瞻仰春夏秋冬，難以分辨青黃赤白。

歌

雲居四季歌

我愛春日居山，逍遙方寸之間。無縛無脫無忙閒，或坐或行或站。祖道義天朗耀，風光心地花開。若將知見強安排，依舊漆桶不快。

我愛夏日居山，置身火裏栽蓮。牛車駕出任人看，觸著焦頭爛面。千丈雲開天目，十方月皎松關。失腳蹋殺佛如來，別是一番境界。

我愛秋日居山，聖凡名相俱捐。布袋收放碧雲巖，萬象森羅影現。道悟機先言外，心空馬腹驢胎。孤光爍爍古今閒，觸著轟雷掣電。

我愛冬日居山，是中罷悟忘參。寒梅晚翠月堂前，目擊春魁獨占。生死涅槃性淨，菩提煩惱情乾。饑來喫飯倦來眼，所作從前皆辦。

四景歌

我愛山居春景，新條嫩葉差參。千紅萬紫及時開，倕鳥靈禽語怪。明月遙呈清供，香風謾把茶煎。蒲團獨坐白雲巖，果是為僧自在。

我愛山居夏景，翠苔岩洞幽哉。清風面面送香來，一任開懷賞翫。溪碧松花浪湧，天空杲日光翻。利名熱惱不相關，果是為僧暢快。
我愛山居秋景，暘輝碧落瑤階。灣環卍字竹欄杆，去就松奇石怪。照案清池月朗，遶籬紫菊花開。出時閒耍入時看，果是為僧散淡。
我愛山居冬景，茆堂草榻虛玄。梅花片片結成團，懶起開門賞見。林下清貧可貴，世間榮辱俱捐。巍巍默坐火無煙，果是為僧事辦。

四威儀歌

山中行，水綠峰青如畫成。我常拽杖碧溪邊，閒看白雲似遠迎。
山中住，隨處雲深權當屋。橫來豎去一個人，徹頭徹尾無蓋覆。
山中坐，本無眾生誰成佛？赤條條的一閒身，更從何處安頭角？
山中臥，一張床上無兩個。日往月來晝夜忙，鼻息如雷正睡著。

十二時歌

夜半子，打坐工夫暫且止。兩腳長伸抱佛眠，鼻息如雷穿被底。枕邊事，難盡舉，睡醒方纔趺坐起。佛夢法夢兩皆空，面目從來只如此。
雞鳴丑，百鳥林中亂開口。鳳凰山上解翻身，那怕群毛膽似斗。丈夫漢，無別有，獨具一雙超方手。蓋天蓋地沒遮欄，豈肯隨人摸壁走。
平旦寅，紅日熙熙到我門。百年暗室一光破，寤寐方知無二人。泯爾我，滅疏親，纖毫顧慮則非真。一念無生只這是，佛法人情過隙塵。
日出卯，家常茶飯無粗好。一飽高吟百慮忘，那有閒心惹煩惱。今朝事，明難保，何若從頭一齊掃。雖然不是大修行，亦可討些小便饒。
食時辰，鹽醬何曾挂口唇。去歲喫餐油炒菜，至今想起舌生津。寧自苦，懶求人，借錢終不濟家貧。但願明年緣分好，粥飯禪和不離門。
禺中巳，出家衲僧最伶俐。打頭截斷老婆舌，從茲不惹波羅密。張家三，李家四，一任說來不動氣。非是生成心量寬，學得自然無師智。。

日正午，是誰錯打三更鼓。只圖戲弄耍孩兒，不顧老誠人作主。日可父，月可母，黑白誰能分清楚。最先一著更難明，鹽價從來無定估。
時昳未，青天白日著鬼魅。十字街前占卦靈，說我今年多好睡。義不通，禪二會，開口便把人得罪。只因當面不容情，過後惹得人指背。
晡時申，目前物色自來貧。和雲置得封口衲，家常無復問寒溫。放一件，穿一身，幾番過夏又經春。多年要作單板漢，難道今時又望人。
日落酉，明眼人前謾開口。荒村破店水云深，野鬼閒神難措手。衲衣下，何所有？到家自會知分剖。趁起泥牛海底眠，聲聲盡作獅子吼。
黃昏戌，燈盞無油黑似漆。雲開天上月孤圓，一線清光穿屋壁。曲木床，簑草席，老鼠做家聲唧唧。一心只想死貓頭，誰知省事返多事。
人定亥，從朝至暮事已辦。今宵脫腳且安眠，明早起頭再打筭。過去心，未來念，現在誰續復誰斷？百年三萬六千日，返覆無非是這漢。

插禾示眾

雲滿青山月滿溪，歌聲浩浩插禾時。即此薦，莫狐疑，雲農口裏絕浮詞。泥水田中親下手，淺深冷煖自然知。
身心放下無多事，一莖拈起有來由。泥沒脛，雨淋頭，縱橫簑笠在春疇。除卻種田博飯喫，更無佛法可傳流。
佛祖傳來真切意，良疇一味植靈苗。須努力，莫辭勞，一年一度甚難遭。全身放在此田裏，那怕泥深水面高。
雲居佛法異諸方，博飯耕田歲日長。忘苦樂，任閒忙，水泥深處建禪堂。露地白牛生拽轉，逼得犁頭鐵放光。

入廛四儀

我嘗城市經行，隨時任運騰騰。無論晴雨不拘風，要動乘興便動。畫閣雕樓物色，花街柳巷歌聲。見聞出入甚分明，一點不落凡聖。
我嘗城市建立，處處銀山鐵壁。本無古往及今來，有甚安居解制。大方家非彼此，長安路絕蹤跡。行腳寸步未曾移，歷盡十方三世。

我嘗城市打坐，放下蒲團一箇。脊梁豎起事無多，聖解凡情盡破。究竟空非有外，歸源水外無波。一毛頭上立山河，有甚階級可墮？
我嘗城市鼾眠，兩丸晝夜循環。紅輪瞬息上三竿，尚未翻身轉面。枕邊嘗作佛事，夢中永絕攀緣。任從車馬到來參，也著別時相見。

偈

贈蒲菴大師事親

既已辭親又事親，是中端的有元因。兩條檐子一肩荷，要作世間出世人。

送其天大師住壽昌

破暑登舟為祖庭，風帆未挂浪先生。如龍拄杖入山去，震動乾坤大好聲。

懷天童密和尚

昔日曾參金粟寺，入門水火不相投。偶臨白棒撾毒鼓，觸著生前徹底休。
問處幽深荅處高，棒頭有眼已曾遭。此心莫道無蹤跡，直至如今恨未消。

參無念和尚

孤笻萬里向南方，只道參禪別有長。黃檗峰頭逢念老，頻將打罵作商量。

參雪嶠大師

海上歸來入徑山，語風深處扣僧關。相逢不許人多話，惟道參禪不等閒。

付檀園林維那

江邊不駕打魚舟，深入洪波下直鉤。釣得一鱗頭尾正，聯芳千古足風流。

贈洞山續公遍參

椰栗橫肩無住身，萬峰直入欲誰親？明知佛法無多子，要向諸方問過人。

贈惟六座主

面面銀墻面面門，真人出入獨稱尊。放光雖不離身宅，迥脫三心與六根。

送達公禪師出山

數載清涼仰道風，孤高不被世牢籠。如今拄杖出山去，莫落人家籧篨中。

付遺聞德監寺

恩怨門深不易遭，自從無始至今朝。相逢狹處難迴避，徹底掀翻沒一毫。

示圓明淨侍者

禪人相伴我居山，一日曾無半刻閒。不是搬柴便運水，更令托缽到人間。

示一知客

本山果子本林茶，果熟茶新味可嘉。托出滿盤隨客用，清香切莫自先誇。

示刻慕老宿

年老為僧事未遲，朝聞此道夕無疑。既將身入空門裏，喫飯穿衣更是誰？

示本悟禪人

佛在己躬莫外求，行同道路渡同舟。他山此水雲兼月，處處蹋穿始徹頭。

示憩巖密維那住山

一句投機百計休，惟將此事遯林丘。草衣木食深藏蓄，水到渠成始出頭。

示明宗禪人

未久居山又出山，草鞋踏破路頭寬。既為出世奇男子，豈把光陰過等閒？

示見初發監收血書法華經

刺血書經事最真，單提一念頓忘身。法輪轉處龜毛赤，流布十方絕點塵。

示定之禪人

工夫做到契緊處，心境起時當下完。若作從前如是見，得驢容易脫驢難。

示不思禪人

禪人乍學做工夫，且看趙州狗子無。但有言傳非是意，一聲爆地自相如。

留別劉調元居士

浩浩乾坤遊戲場，那分此界與他方。和光混俗隨緣去，焰熱水寒總不妨。

示休心靜主遍參

道在家山莫外求，全身放下便無憂。若將玄玅心頭挂，參到驢年未即休。

示源侍者

分明此事莫多疑，喚去呼來亦大奇。不信但從日用看，迴頭轉腦是阿誰？

示可靜主

毫釐錯念隔天涯，辨的除非是作家。莫道靈雲獨具眼，春來誰不見桃花？

示懶緣靜主

飯來便喫茶來飲，飽後經行倦打眠。除此別無一件事，寒溫幾度不知年。

留別馬巷眾居士

拈來大地一禪堂，坐臥經行任抑揚。識得目前無礙境，何分東土與西方？

示本禪人參父母未生前面目

父母未生誰是我？已生之後我為誰？兩關透過知如此，高坐禪床罵祖師。

示雲上禪人

乍得身心一念間，更須努力莫停參。若從此處端然坐，無事深坑出大難。

示守真禪士

學人參學莫虛勞，壁立千峰著眼高，知識門庭如火宅，擬心湊泊被先燒。

示無入燈公

參禪縱得入頭處，更向孤峰徹底寒。不具一番堅固志，荷擔此段事應難。

示自立行者參學

記取當年下髮時，病軀難以教癡兒。於今打發諸方去，學得成人不可知。

示葉居士祝髮

看破名高與利高，千金難買剃頭刀。若從刀下明斯旨，無始輪迴一念消。

示瑞卿葉居士

五老峰高遠望尊，難將寄語問寒溫。自須親到一回後，別有風光照面門。

示澹然饒居士

澹然無事是家常，靜裏工夫莫暫忘。若執清閒為所得，百年光景一朝霜。

行實

自紀
予籍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任姓子，生於明萬曆三十年壬寅七月七日子時。年五歲，識世間善惡事，每見僕輩烹割則避走，見僧入門則喜笑，或與父語話必拱立敬聽。不好共群童戲，愛靜坐，非母喚則不動。一日，予兄特具雞黍，強命予食，不覺怦然有動，力請母止之。由是隨母素食，見母禮佛亦隨禮，見母誦經，或跪於前、或立於側，母口授《心經》，須臾成誦不忘。年十歲，有姻家欲為謀婚定者，父謝之曰：「此兒當為佛家弟子，非塵俗可羈。」人或徵其意，父曰：「吾邑有寺曰赫塔，主事僧名海福，持身頗嚴，見人則笑，人以笑和尚稱之。素與吾為齋會友，年七旬餘，染寒疾，吾日往看訊，福曰：『老僧不久離此，居士可施我安身處否？』吾曰：

『寒家山地頗多，任師所擇，即用供養。』福合掌謝布施。次夜，吾內夢福入房，忽醒以告，吾驚異往視，福已亡矣！既而吾內有身，茹葷則嘔吐，遂發心長素，供觀音大士像，習《金剛般若》，持誦無間。吾時心占前夢，知福所為非山地矣！及娩得男，有族祖封君，年九旬餘，至吾家，問兒生日，時詳其語，乃安名福生。年二歲，見僧則笑；三歲，見佛像則合掌；五歲，兄與腥食則不懌；今十歲，雖姑嫂姊妹之房，輒未嘗過如成人。儻此兒善根夙植，故當成就之，恐墮落世緣，或有他患。」父往往告人如此，故予出家之志彌決也。年十二，父喪，兄欲為予議婚，母不許曰：「汝父存日作何言，而汝欲違之邪？況我亦有捨子之念，但未得好師耳。」自此兄弟姊妹皆以僧相看，特加恭待。年十六辭母，隨族叔謁五臺，母曰：「我聞臺山有萬尊肉身菩薩常住處，汝去必得好師，勉之！勉之！」遂贈飾金為供儀。次晨拜行，親族男女兄弟姊妹無不悲淚，惟母不欲以離別之色傷予宿志，更歡喜見送。夏初到山，見其林巒聳秀，溪徑幽邃，舉足皆寺，啟眼是僧，問叔曰：「母謂此山是肉身菩薩所住處，何者即是？」叔曰：「龍蛇混雜，聖凡難辨。」又曰：「我為出家，當依何人？」叔曰：「隨子之緣。」經兩月，五臺高頂諸大名剎無不遍遊。一日過寶林，隨喜主者一見如故，交款留連。日入續燈堂見大材和尚，叔禮拜，予亦隨拜，師曰：「向夢老者攜童子求披剃，今其拜者大似前夢所見。」叔告之情，師即肯許。以七月七日設齋集眾，親為剃落，受沙彌十戒，法名如璽，是為萬曆四十五年丁巳歲也。自是每歲奉命往還京師，聽講靡間。年十九，師壽九旬有二，一日忽示疾，絕飲食三日，予跪請曰：「璽早年喪父，辭母出家，雖蒙師慈悲剃度，心地未明，師若不起，璽當作何事，即得不負為僧之志？」師曰：「堅持淨戒為本，聽學大乘經律，開發慧性，若有向上根器，當依善知識參禪去，須知老僧曾見瑞峰來。」予曰：「沙彌十戒已蒙師授，教典雖未精通，然略已講究，但未知甚麼是禪？」師瞪目一喝而逝。椅坐三日，龕供七日，顏貌如生。封龕日，有彩雲籠寺，諸山耆宿晝夜接踵者半月餘。茶毘日，煙氣異香，開壙造塔，禮謝諸山，一載方訖。年二十，歸鄉看母，母已有疾，日夜侍其左右。母曰：「我持齋多載，病在呼吸，子既為僧，若能為母下髮，是為至孝。」予迺奉命啟佛，為母剃落，朗誦三皈十戒。母聞而歡喜，索鏡自照，曰：「素猒女身，今現僧像，我願足矣。」斂鏡端坐，念佛而逝。侍柩三月，日誦《金剛般若》，安厝方畢。是歲秋，即結友謁峨嵋，聞放光臺有活普賢，直詣參見，纔禮拜，師曰：「普賢！普賢！」予曰：「何得如是虛妄授記？」師曰：「老僧何敢輕汝？」是夜茶次，問曰：「何省人？」予曰：「陝西。」師曰：「離鄉來

此，端為何事？」予曰：「謁名山。」師曰：「山以何名？」予曰：「普賢道場。」師曰：「道場已入，還見普賢麼？」予曰：「名不虛傳。」師曰：「你去南方參得禪。」予曰：「此間還有禪也無？」師震聲一喝，予於是領略其旨，密契先師一喝之意。年二十一，謁千佛寶頂。秋，入楚之荊黃，時漢陽水荒，百姓避走者如蟻，聞鄖襄頗熟而反棹。冬，謁武當度歲。年二十二，仍轉襄州，聞黃檗山無念和尚道風大振，門庭峻異，凡見人來，以打罵為佛事，徑往參見。纔入門，師喚廚司云：「有飯盛些來，與這閒神野鬼喫了去。」予曰：「早知和尚有此扁額。」師曰：「油嘴花子。叫執事快與我扠出去。」予曰：「將頭不猛，累及兵丁。」師拈拄杖便趁打，予急走曰：「拄杖子請和尚自領去。」執事曰：「莫多嘴。」予曰：「早恁麼道，免勞和尚尊力。」挂搭三月，一日辭行，師曰：「再住住。」予曰：「來時遣即不去，去時留即不住。」師拈拄杖歸方丈，予便戴笠而出。秋到博山，參見罷，安單雜務寮。冬入禪堂，結制開發「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予曰：「生死緣起且不問，未審是甚麼物恁麼來去？」師曰：「正好疑著。」力參一季未有入處，每入室請益不契，逼拶成病，移單印定寮調養。忽聞同寮僧讀《楞嚴經》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如藥病相投，舉體輕快。遂入室呈偈請益，偈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師曰：「未嘗無實義，只汝不會。」予曰：「某甲從來無虛語。」師曰：「未在。」由是疑情更發，以至竟夜不寐，終朝無語，雖同眾作務，如無一人相似。不知者竊以古頭巾漢譏笑之，予或聞亦不知也。一日，隨眾出坡挑米，因途中擔折，如夢忽醒，心目洞徹。歸詣方丈請益，師止靜，簾外作禮而退，年二十四。春過匡山，訪一菴、慧燈、法幢諸尊宿輩。夏到金粟，參密雲和尚，一見便問：「臨濟大師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未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意旨如何？」師打曰：「一棒齊打殺。」予曰：「此是殺人棒，如何是活人棒？」師又打，曰：「還知痛癢麼？」予曰：「殺活分明今且置，全提正令當復何如？」師又打，予曰：「元來金粟佛法無多般。」師曰：「你作麼生會？」予一喝便出。秋過南海，冬轉徑山，復往雲棲度歲。次春，入天台國清訪寒山、拾得遺跡，復參湛然和尚，聽講數日，凡浙地名山巨剎、隱顯高賢，靡不遍參請益也。年二十七夏，復入徑山參雪嶠大師，纔見便曰：「我這裏沒飯與你喫，到常住去。」予曰：「已蒙常住挂單，茶飯俱足，敬來求師太名筆。」師云：「帶得紙來麼？」予曰：「恐不中尊意。」師曰：「拿來

看。」予展兩手，師云：「也將就。」予便撫掌而出。秋到金陵，冬入講席，次春隨喜諸大名剎，遍訪京師。年二十九，謁九華，從江西欲往曹溪，道經西昌，值子房曾公留，掩關三載，詳覽教典。年三十二，受虔州坦公請，講《楞嚴》於蓮社禪林，夏講《孝衡疏鈔》。明年，復赴前請，重講經鈔。又明年，受蘇溪冠山請，講《孝衡》、《彌陀》等鈔。年三十五，丙子春，乃值先老人顓愚和尚自螺川過五雲，首龍郭公及眾信迎師至蘇溪，休夏於百桂書園。時予主香象期，敬詣參見，作禮問：「如何是諸佛戒？」師曰：「公去問善知識。」予曰：「和尚何得過謙？」師曰：「病僧行腳日久。」予曰：「也要在此為此。」師笑曰：「公且坐喫茶。」遂將求戒顛末詳細告師，師應諾，於五月二十五日增沙彌戒，六月初一日進比丘戒，初六日圓菩薩戒，三壇具足，感慨希逢，更益精嚴，遂發結茅孤峰之願。丁丑春，師往匡廬埽憨大師塔。秋，入雲居。予聞，即詣親覲。師時受給諫熊青嶼公與味白師請，興復雲居，命予職監院事。每見師教人參「觀音大士，即今在甚麼處」話。一日解制，大雪連降，師命眾作頌，尤諄諭予作，復垂問勘之。予頌曰：「多言人怪寡言癡，語默何嘗不是伊？若問觀音真住處，梅花幾點洩天機？」師云：「洩甚麼天機？」予曰：「瑞雪報年豐。」師曰：「再頌。」又曰：「識得這些便休歇，甕裏斷乎不走鱉。」問：「今何處是觀音？」「梨花偏打元宵節。」師云：「你喚甚麼是甕裏鱉？」予一喝。師曰：「此皆住山得的。」予曰：「元來不欠少。」師曰：「你真鬼怪。」予曰：「某甲見和尚如古佛。」師默然。予纔出方丈，師又呼入云：「觀音大士即今在甚麼處？」予曰：「家家門前雪滿堆。」師曰：「雪消後如何？」予曰：「水到渠成。」師曰：「不辜負你喫清粥淡菜。」予即掩耳而出。時庚辰孟春望日，年三十九歲矣。辛巳春，謝監院事，欲結靜廬於山之後，屢懇，師固不諾。秋，迺有南嶽之行，欲畢結茅之願，途中師復遣人趕回。癸未秋七月十一日，師榜示大眾，安第一座，予入方丈堅辭，師曰：「此是閒執事。」八月初三日，師出山往邵陽。初十日，合院大眾請理常住事，辭之。十八日，護法熊季納居士復入山設齋，同眾固請。十月初七日，師自吉安遣人齎書至山，命眾奉予代理院事，堅辭不獲。十五日，結制，復請落堂，有法語。臘月八日，秉命傳戒，有榜式，并具別錄。是冬，師阻兵寇不達，遂返棹抵金陵。甲申春，予走金陵迎師還山，而師建紫竹林。乙酉，再迎，又以林事未訖，期以明春。丙戌，因諸山多事，予未遂前約，迺招法璽大師齎書往迎，師已登舟疾作，諸弟子強舁歸林，以五月六日趺坐而逝。二十九日，訃到雲居，予即買舟往迎師龕歸塔，而林中留龕供養，相待久之，請天界先老和尚處分，以

明秋為歸龕之定期。予於時負病還山，蒙熊氏一門暨合邑紳衿居士、諸山耆宿公請予繼雲居之虛席，辭再三不已，仍以代理就事，俟師龕歸塔，然後赴諸公命。丁亥夏，躬往迎龕，值師初忌，眾請天界和尚上堂，予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佛性，只如竹未生、花未發，真性何在？」師云：「當今突出別手眼，看取威音那畔機。」予曰：「當今眼即不問，如何是那畔機？」師良久，云：「會麼？」予曰：「深密幽玄，蒙師直示，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意旨如何？」師云：「這段風光，天然自在。」予曰：「恁麼則彌輝普耀去也。」師擊如意，予便歸位。一日，碧峰寺見師，師問：「何處來？」予曰：「林中來。」師曰：「林中事動止如何？」予曰：「特來請問和尚。」師云：「提起放下，一任繇你。」予曰：「也要和尚證明。」師云：「杖人從來不輕許人。」予曰：「設許人時如何？」師良久默然，予便禮拜，師亦默然。午後入室禮拜，師云：「作甚麼？」予曰：「歸林去。」師云：「適從那裏來？」予曰：「隨喜羅漢來。」師云：「羅漢都在麼？」予曰：「若不在，將甚麼見和尚？」師云：「杖人無面目，你向何處著眼？」予曰：「轉見親切。」師云：「如何是你親切處？」予便禮拜而出。林中事畢，過天界辭謝，師云：「向日彌普底，今朝試道看。」予曰：「總在這裏面。」辭去，師云：「水遠山高，切須仔細。」予曰：「自有拄杖，通霄徹淵。」便出。師送偈、扇、如意等具，力勉受之。冬初抵雲居，時山田遭蝗，所須百不給，拮据逾年，以己丑仲冬廿一日之吉，窣堵甫成，院舍香燈略具，所不能莊嚴如意者，以待將來同門諸兄之緣力耳。事竣，予告護法檀越及在座諸師，面請法大師繼主先和尚之席，法已慨諾。季冬廿四日，予將常住冊籍什物付執事看管，以俟奉法入院，而予將退居塔院侍香燈，法迺約期去匡山而不時至，而予延佇竟載，坐違夙願，紆懷成病。辛卯春，遂出山托缽行腳，夏至匡廬，卜隱未就，秋挂錫五乳，冬為諸子說戒，時年滿五十矣。壬辰春，本山耆宿見契，始泊於五老峰之瑞雲崖，狷穴同居，野蔬度日，而又有千尋之嶂結秀層雲，萬頃之湖俯瞰無際，凡予二十年間積懷未遂者，至此而可以無憾矣。予自辛卯辭雲居事，退隱匡廬，春秋九易，承先師浪老和尚屢書勉其應世，皆以老病不出山之願謝之。己亥五月朔二日，師差風峻機持書到山，有衣偈源流囑予，予即焚香啟讀竟，對使舉示左右云：「遯跡匡廬數載，一切是非不管，縱有口舌撩天，到此冰消瓦解。即今三世諸佛衣法、歷代祖師源流，我本無心希求，彼卻有意自至，且道受即是？不受即是？」乃擲書於案頭云：「老賊分贓，獲者殃及。」九月朔七日，見日公送訃音到山，次日設位上供，拈香云：「璽於數年前跨木馬遊火宅，眼冷心灰；數年後向孤

峰結茅屋，大休大歇。已謂此生事畢，豈知禍身難掩，欲隱彌露；往業難逃，欲避偏遭。只得重抖精神，復整威儀，拈一瓣香穿渠鼻孔，說幾句話通渠耳竅，雖然賊過張弓，要且箭箭中的。呀！將昔冤報昔冤，以今屈酬今屈，莫道對頭不相識。」十一月朔二日出山，臘月朔二日抵天界。初八日，對龕上供，告香云：「千里聞風一月來，遙知此事已安排，全身坐在炭坑裏，向外覓求焉在哉？」庚子四月十三日，送師龕入攝山建塔。八月十九日，於紫竹林受侍御陳旻昭居士、憲副劉純之居士，暨合郡縉紳、孝廉、文學居士，同諸山耆宿、本寺方丈、監院等請住天界，於九月十五日入院，辛丑春結制，皆有法語載錄。夏，建普福道場七晝夜，時予年滿六十矣。是夜茶次，因眾問予有生以來行實，不覺忉怛。至是，侍僧次日請錄，遂援筆紀其大略如此。

三卷終　　菩薩戒弟子劉興孝捐資敬刊

和中峰禪師懷淨土詩

廬山瑞雲沙門大璽著

一乘願力入娑婆，忘失西方劫數多。今日迴心須念佛，去來由自不由他。

故鄉非外路非賒，纔想歸家便到家。眼裏西方心內佛，迴光返照本無遮。

欲往西方須念佛，六時晝夜莫停聲。情塵念到消忘處，淨土何愁不得生。

國名極樂誰為主？秖有彌陀一世尊。垂手娑婆無量劫，教人同入念佛門。

信行弘深願往生，西方三聖總持名。慈悲不捨哀攝授，我命臨終共接迎。

念句彌陀問是誰？問來問去起深疑。渠元就是唯心佛，要與當人自證知。

彌陀釋氏共胞胎，兩土平分任取裁。識得自心無不是，此誰生去彼何來。

此去西方多少路，迢迢十萬億途程。耑持自性彌陀佛，淨土惟心絕點塵。

諸佛本無彼此相，眾生與佛自疏親。蓮花世界何多佛，盡是娑婆過去人。

死死生生生死死，塵塵剎剎剎塵塵。自從一念彌陀佛，頓脫輪迴無始因。

獃不獃兮癡不癡，無心念佛似嬰兒。全身本是光明藏，悟後還同未悟時。
淨土娑婆共一家，教人生去本無差。若將彼此心求佛，捨卻阿娘認著爺。
苦海無邊欲出離，只須日夜念阿彌。一聲相應狂心歇，便是舟登彼岸時。
即心是佛將心念，念到心空佛亦忘。親證一回方解道，涅槃生死總無妨。
佛祖同宣淨與禪，隨機方便利人天。箇中消息無分別，直指歸真達本淵。
佛說彌陀一卷經，全彰依正數難明。自須親睹慈尊面，始信剎塵是化城。
淨土云何名極樂？因無惡道苦相侵。珍衣寶饌隨心至，樓閣園林地布金。
樓閣層層寶所成，門窗咸放大光明。黃金座上彌陀佛，說法時時度眾生。
七重行樹葉婆娑，四道金欄界網羅。晝夜經行花滿地，香風微動念彌陀。
九品蓮花共一池，含輝發耀映時時。常為不退菩薩母，產育娑婆念佛兒。
珠網玲瓏寶樹森，微風吹動妙多音。譬如天樂同時奏，聞者皆生念佛心。
八德池中九品花，或開或合大如車。青黃赤白光交燦，底布金沙長佛芽。
地布純金平似掌，六時不斷雨天花。眾生清旦盛衣裓，供養他方佛老爺。
鸚鵡頻伽遶樹林，梵聲和雅悅人心。休疑異類同居此，盡是彌陀變化音。
彌陀一念一蓮華，因徹珍池果不差。念到功成佛接引，一聲彈指便歸家。
一心不亂是專持，名號聲聲莫暫離。打破疑團即是佛，不須重覓古阿彌。
萬德洪名無量光，十方普照貌堂堂。自從無始至今日，劫數何如壽數長。
洪名一舉萬緣灰，獨露娘生面本來。非色非空非背向，更從何處惹塵埃？
欲尋捷徑歸家去，惟有參禪念佛門。除斯別求方便路，更無超過此為尊。

參禪不外唯心土，念佛何殊直指禪？禪淨同源入處異，任伊先上那邊船。
彌陀即性性唯心，生與無生絕點塵。內外不居中不住，露堂堂地一閒身。
成就黃金丈六身，圓光普照日惟新。人天聞見生希慕，同種當來出世因。
六方諸佛讚西方，彌覆三千舌廣長。異口同宣唯極樂，更無別處可商量。
遙憶西方西復西，極西之處更難思。但將妄想心消滅，即是歸家見佛時。
十六觀門門廣大，四十八願願洪深。知先發願生彼國，守約尋門歸自心。
萬慮咸休坐草堂，一心不亂想西方。有時忽入那伽定，親睹彌陀無量光。
願見西方佛世尊，時時送想日頭昏。彌陀知我歸心切，返放毫光灌頂門。
不立一塵修淨土，還空萬象念彌陀。纖毫著意尚非是，何況心中妄想多。
一盞清燈一炷煙，光明常照於鼎前。殷勤念禮彌陀佛，徹骨冰寒尚未眠。
自性彌陀莫外尋，外尋空費草鞋金。迴光返照能尋底，不出當人一點心。
腳踏今世門頭地，頂放威音那畔光。究竟此心元洞徹，七通八達有何妨？
事窮理極獨惟心，妄想浮塵不敢侵。識得此心無寸土，拈來瓦礫盡黃金。
眉毛豎起眼橫睜，念一聲兮問一聲。千聖至斯無覓處，箇中誰敢強安名。
威音那畔絕消息，今世門中覓亦無。妙有真空常湛寂，彌陀即是古毘盧。
六根六識六塵情，內外中分界處生。無位真人都不住，頭頭法法放光明。
視也無形呼有聲，有無呼視甚分明。及乎尋箇分明旨，卻被空花翳眼睛。
案頭常秉般若炬，爐內頻燃解脫香。一句了然超百億，寂光三昧遍十方。
往生捷徑在人心，切莫徒勞向外尋。辦自肯心念自佛，本無差別路頭侵。

萬象之中獨露身，遠無疏闊近無親。現今若要知端的，但向塵中作主人。
六根都攝念彌陀，淨土唯嫌揀擇多。深入一門一切入，百千方便盡包羅。
六根恰似劫財賊，六識猶如引盜郎。縱有心王無用處，彌陀一舉盡投降。
我與彌陀夙有緣，彌陀為我用心堅。嬰兒憶母情親切，母念嬰兒最可憐。
念佛念到最親切，寒暑飢虛總不知。只待因緣時節至，彌陀一見更無疑。
佛法本無權與實，眾生根器有聰愚。彌陀化主心平等，同指西方一路途。
彌陀為甚皺雙眉？堪嘆人生大似癡。面赤髮烏不念佛，齒黃頭白悔應遲。
萬行莊嚴清淨土，圓滿福慧紫金身。眾生非是全無分，只要居塵不染塵。
三界無安如火宅，四生輪轉認為家。彌陀苦口與人說，勸往西方九品花。
信力堅強行願真，往生因果不虛陳。若能念念心無退，即是蓮花國裏人。
無量劫來生死業，彌陀一念盡蠲除。命終還仗洪名力，上品蓮臺定可圖。
八萬四千入道路，箇中捷近是何門？十方三世佛同贊，淨土彌陀第一尊。
清旦鐘聲法喜時，盈堂僧眾念阿彌。缽盂應量一般飽，但往西方有速遲。
年來想念佛心堅，聖境時時現目前。昨夜繩床一夢覺，全身猶在寶池蓮。
一心不亂那伽定，名號專持般若禪。寂照圓融真淨土，十方世界亦如然。
晝夜彌陀十萬聲，也無欠少也無零。是中有箇難瞞底，字句分明計得清。
彌陀佛是我親爺，棄捨伶俜去路賒。三十餘年空眷戀，至今發念要歸家。
自家屋裏彌陀佛，日夜何嘗須臾離。若去將心向外覓，世人豈不太愚癡。
喝棒如雷氣似王，問渠著甚急顛狂。自心不把彌陀念，只恐臨終手腳忙。

佛是眾生慈父母，叮嚀苦勸早歸家。莫教兩鬢生霜雪，擬欲還時路恐差。
勸念彌陀不得閒，將心日用苦攀緣。滿堂金玉雖為貴，難保人生有百年。
功名蓋世日無多，覷破猶同水上波。話到無常空嘆息，何如趁早念彌陀。
人生富貴植前因，布施齋僧發意真。若肯今生思念佛，當來又是果中人。
貧窮念佛正相當，跣足提巾上藕航。若問歸帆何太急，因無財寶挂心腸。
既作人間大丈夫，莫將財色把身誅。阿彌陀佛隨心念，托質蓮胎應不無。
女流念佛信繁難，忙裏偷閒要數完。若想臨終生淨土，莫愁家富與家寒。
鉗鎚拈起響叮噹，打鐵爐中選佛場。久煉純鋼成一片，功成時至往西方。
鸚鵡舌巧被人籠，念佛無心卻有功。脫下皮毛生淨土，靈明托化藕花中。
十善咸明感上天，不持名號總徒然。縱能修到非非想，難比西方下品蓮。
人人盡道念彌陀，借問彌陀是甚麼？眼似銅鈴心似漆，口吧吧地只圖多。
娑婆五濁未能清，耑念彌陀願往生。感應道交佛接引，剎那間悉頓圓成。
庶鳥珍禽同念佛，茅堂寶閣共為家。若將清濁分優劣，平等光中見自差。
百千方便皆權說，唯有念佛一事真。但看古今賢與聖，阿誰不把此門陳。
因該果海膠中漆，果徹因源錦上花。流水光中知念佛，夕陽影裏解歸家。
廣陳依正從今日，備載修行利後人。舉約該餘成捷徑，去繁崇簡早歸真。
想相為塵垢是情，出塵雖淨垢還生。要將漆器掀翻底，但念彌陀六字名。
應無所住安心竟，心若有生所住非，降伏其心唯念佛，西方淨土是真歸。
一身四大為墻壁，五蘊三毒當作家。圓洞六根皆戶牖，心佛出入總無遮。

芭蕉好似世人心，剝盡方知惜寸陰。若肯從前思念佛，且無霜雪把頭侵。
千林花鳥音和雅，萬壑松濤聲韻佳。無限風光無限意，念佛念法念僧伽。
魔強法弱路千差，一念無為似斬麻。坐斷兩頭生淨土，念佛還仗佛冥加。
自心有病自心醫，病差醫忘心亦離。若問此方真妙訣，阿彌陀佛是吾師。
蓮池海會佛如來，勢至觀音坐寶臺。垂手娑婆同接引，眾生箇箇離塵埃。
想見西方九品蓮，至誠歸命禮金仙。道交感應忘能所，心地花開現佛前。
蜂房蟻穴光明藏，柳巷花街功德林。法界等觀皆淨土，原來無處不惟心。
說是說非人不解，譚玄談妙有誰知。依稀彷彿難分辨，一舉彌陀盡決疑。
既念彌陀願往生，休疑心地理難明。觀音勢至為朋友，佛道何愁不速成？
萬樹春風入院溫，寒涼消盡熱心存。花香水暖蓮臺淨，直往西方面世尊。
夏日炎炎似火流，陽光燒白世人頭。彌陀常住清涼國，接引眾生向彼遊。
一念彌陀萬事休，長空雁過語悲秋。歸心恰似離弦箭，端向西峰看日頭。
冬至風寒雨雪飛，飄零稚子欲誰依？婆心切切倚門望，臘盡年窮不見歸。
四時八節如旋火，萬死千生若轉輪。只有此心無動靜，耑持名號日惟新。
西方風景最清涼，心地無塵熱惱忘。諸上善人同會處，經行坐臥悉安詳。
即是即非還更遠，離名離相處猶疑。多方善誘都難信，親見歸來始得知。
茶煙消盡五更初，除想西方一事無。鐘鼓聲傳空劫外，一門深入法王都。
勿論冤兮勿論親，逢人一味語頻頻。口空非是說空話，勸念彌陀果是真。
自從親入遠公社，善友難逢是箇中。不遇中峰懷淨土，青山逾遠雲彌豐。

最上參禪惟念佛，祖師公案漫疑猜。不須待悟拈花旨，且仗彌陀歸去來。
或曰西方或謂禪，聖凡沙界總同圓。舌頭非是無觔骨，遍覆三千出自然。
詩成百八口親宣，雖讚西方不礙禪。識得自心無定法，但隨機便利人天。

菩薩戒弟子劉興孝捐資敬刊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